

漚味

△目錄▽

癡人說餅
農夫獻乳
呆漢食鹽
愛子受刑
貪夫灌煎
窮客削波
窮人梳鏡
巖客守門
異鄉利鏡
空際被逐
效顰被逐

△弁言▽

佛法廣大。稱爲法海。世間海尙有邊際。法海却無邊際。饒你長說短說。橫說豎說。深說淺說。密說顯說。實說權說。出廣長舌相。發無礙辯才。說到天花飛墜。到底說不盡許多。雖然我等常常聽得幾輩先覺說。萬法惟心。偌大法海。本然不必遠求。無量法門。原來俯拾皆是。拈一珠。可以澈照周界。嘗一滴。可以概括全海。用特博引佛祖說。譯成淺近語。開多士方便研究之門。去世俗一切迷惑之見。爰作法味。廣餉有緣。

塗壁遺謔
貪慾誤人
甘泉役衆
狂徒愚鼻
狂者換鼻
牧者受縛
空門縛縛
火獄尋涼
欲蓋彰彰
欲榮辱辱
求榮反辱
匿金燬網
斷樹失果

矜奇遇暴
離欲攝情
沈檀貶傷
經徒冤傷
慾沈冤傷
荷津失眼
迷津失眼
四方便多
一便多門
四便多門
一切重擔
待果親嘗

醜約自縛
如徒壞法
疑鬼失明
繫語

(增刊)
海量驚天
死後受用
真貧真富
佛學寓言

法 味 大旨出百喻經

癡人說餅

發行所上海貝
勒路道德書局

尤 雪 行 編

一年到頭穿衣。何曾挂著一條絲。一日三餐進食。何曾嚼著一粒米。這個這個。大家聽來好像難懂。其實被幻我小我騙住了。整日整夜的插脚在貪瞋癡場中。一刻不得自在。若一旦打破幻我尋出真我。和打破小我立見大我時。自然知道前境前念。是完全差錯的了。

有一位趕路的癡人。急忙忙走了許多路。肚子裏慢慢的覺得餓了。勉強再走一程。經過一個小小市鎮。抬頭看見一個燒餅攤。便止了步。放下擔子。伸手向衣袋裏摸出錢來。買燒餅吃。第一個燒餅吃下肚。不濟事。再買一個燒餅吃。依舊不濟事。連買第三四五六個燒餅吃。仍舊不濟事。可是第七個燒餅到了手。剛纔吃得半個。忽然肚子飽了。再也吃不下了。這癡漢便覺得懊悔起來。伸起手把自己打。說道。我現在吃的很飽。全仗這半個燒餅。以前所買的六個燒餅。白白的丟了許多錢。一點不濟

事。假使我眼力好。早早曉得這第七個燒餅有這麼大的作用。半個便吃得飽肚子。應當一開手就買這一個燒餅啦。

如來說了這段故事。便回轉來勸化大眾。說道。世人大都被眼前的境界迷倒了。橫生樂想。像那癡人一般。在半個燒餅上。發出飽想來。世人大都看不出究竟。把富貴當做樂事。那裏知道富貴這兩個境界。求時已經是很苦。求到的能有幾人。既經到了手。到底不滿足。即使心平些。要保持他。也很費心力。所以仍舊苦。世間一切境界。都是無常。富貴的境界。到底保守不住。得了還失。却是到了這時。追想前境。更加憂苦。於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候中。一些兒快樂都沒有。在真正辛酸苦惱場中。却橫生樂想。十方三世諸佛都大聲喚道。三界如火宅。沒有安身處。榮華富貴場。都是大苦窟。無奈那無量數世界上人。整日整夜的埋身苦窟。分毫不悟。饒你千呼萬喚。也不肯回頭。豈不可歎。

農夫獻乳

既經找著道路。拔脚就走。無論千里萬里。計日可到。最怕是打不定主意。發不出殺

力來。只管遲遲有待。一朝到了情見勢絀之時。弄的措手不及。就叫苦無門了。有一個農人。養子母牛兩頭。忽然發出癡想。要在窮鄉僻壤的所在。做個大場面。誇耀鄰近。想來想去。惟有開筵款客。把城市中相識朋友。都請到家裏來。權借牛乳做鄉間的異樣風味。款待嘉賓。那農夫動了這個念頭。便屈指把城市間相識朋友。一算來。到也不少。人進一杯。需用牛乳。非同小可。我若就從今日起。每天將牛乳榨取。一天一天的積起來。也沒有許多大瓶子儲藏。況且天氣漸熱。新鮮牛乳多藏了幾天。便要酸化的。橫想豎想。沒得好辦法。忽一轉念。自己說道。有了有了。不如把我所要榨取的牛乳。就放在母牛的肚子裏。待那天開勝會時。盪數榨取。豈不十分穩便。想到這個方法。以爲是千妥萬當的了。即忙把子母牛分開。各繫一處。過了一個月工夫。訂定日期。大請城市賓客。賓客到齊。滿想取乳進獻。當大衆前說美滿話。牽出母牛來。榨取鮮乳。那知乳囊收縮。點滴全無。竟把這愛場面的農夫。在許多賓客前獻醜。當時這位自討沒趣的農夫。聽得滿座譁然。被人譏笑。真是弄得欲哭無淚。有口難言了。

如來借着這件故事。勸化大衆說。布施美事。在六波羅蜜中。要算第一等功德。這第一等布施的美事。心上想著要舉辦。應當馬上舉辦。不要三心兩意。說道我願布施。今非其時。且待我富有多的日子到來。然後布施未遲。那知道人命無常。等不到盈千累萬。積聚多金。或者遭了官司。或者遇了盜賊。或者經著了火災水災。或者大限到來。再也做不得分毫主張。但見善緣未種。黑孽隨身。那時懊悔。已來不及。豈非與那獻乳的農夫。同做了一場春夢。

呆漢食鹽

活水有源頭。按著水脈下工夫。眼前脚下。都有個著落。如果不問水脈。胡亂去開掘。自然不能夠僥倖成功的。

古時有一呆漢。一日向鄰家閒走。恰巧中飯時到。主人歡然留飯。這位呆漢便老實坐下。隨手取食。忽然面上顯出不快樂的顏色。口裏禁不住說道。可惜這東西太嫌淡些。覺得沒怎滋味。主人急忙替他加了些鹽。呆漢再取那食物上口時。就覺得很有味了。便默默的在自家心上忖量道。就是這一樣的東西。有味沒味。偏偏從那

鹽上分別出來。主人不過下了少許。已經爽口的了不得。倘若再多下些。滋味的出色。想來格外可人意思。不消說得了。呆漢回家後。等不到用飯時候。便空口取鹽。辨別滋味。初上口時。覺得也還爽口。那曉得錯了主張。一轉眼便弄出說不出口的苦處來。

如來約略說了這段故事。便接口說道。譬如一般沒有主張的人。不會遇著真內家。指點法門。耳邊但聽得節少飲食。可以開竅。可以方便得道。他便退到一個僻靜地方。馬上絕食。或者餓了七天。或者身體強健些。能多耐幾天。餓了半月。餓到行動不得。白白的受了苦楚。却沒有分毫法道尋出。照這樣看來。豈非與那呆漢一般見地。那鹽固然能使食味加美。却是不知分曉。空口食鹽。到底受了說不出口的苦趣。

愛子受刑

眼睛裏著不得一點微塵。牙隙裏容不得一粒沙子。這是大家能理會的。若心地上來了塵垢。行爲上有了沙礫。急應努力洗刷。努力掃除。回復本來無有病痛的原狀纔好。

古時有一個莽夫娶婦以後。接連養了七個兒子。內中一個兒子。本來身弱多病。所以沒造化早死了。莽夫見那死兒直僵僵的挺著身子。很覺難過。又不忍心把他抬出去。便打定主意。把這個死兒留在家裏。自己又不願常常見這死兒。一心要同妻子們遷移到別處去。鄰翁見了這種情形。便耐不住向那莽夫阻擋道。生死異路。人已經死了。不能當活的看待。不久便要腐爛。應當急速買棺成殮。把他好好的埋葬了。萬萬不能留在家裏。惹出許多不便來。死人留在宅中。活人讓出宅外。這種辦法。是從來沒有的。不要這樣的妄作妄爲。惹人笑話。那時這位莽夫聽了鄰翁一番懇切的勸導。頓時回心轉念。決計留活人在家。移死人出宅。忽然又轉一念。以爲死人既不得留家。定須安葬。但是單單一個死兒。挑在擔子上。却不好行動。必須再得一個死兒湊數。纔好一擔兩個。兩頭一樣輕重。纔好上肩。挑送遠處呀。於是發癩發狂似的。不問情由。隨便拖著一個兒子。無端把他殺却了。裝成一擔挑出宅去。遠遠的送到荒山野地叢林深處。掘地深埋。當時有許多人目睹這般怪事。異口同聲的在旁笑罵。

譬如立志修道的一旦私下犯了一件戒規。應當馬上的改悔。他偏偏認改悔當做難事。還在人前遮遮掩掩的粉飾過去。好像沒有這層罪過。如果有一位善知識從旁窺破。告誡他道。立志修道的守持禁戒。如同守護寶珠一般。勿任跌落。你現在爲何違犯了清淨戒規。竟不去老老實實的懺悔呢。犯戒的自言自語道。倘須懺悔。且待下次再犯了過。然後一併洗刷未遲。存了這種下劣心。怠慢心。寬假心。自然一犯再犯。做成罪孽深重的人了。破了一戒。再破一戒。多行不義。方想贖罪。有如莽夫一子。既死。又殺一子。

貪夫灌蔗

妄想胡猜的一個無明識心。不知誤盡了多少蒼生。本來沒有著落的。偏偏認做了千穩萬妥。自己誑惑著自己。

熱帶地方。出產的製糖原料。要算甘蔗第一。所以甘蔗爲熱帶地方一種著名的特產。有甲乙兩人。聽得種甘蔗是一宗很有希望的農產。便相約去辦種甘蔗的事業。集了少許資本。租了一方田地。去種甘蔗。甲乙兩人訂了一個種甘蔗的盟約。約上

最緊要的事情。便是講到那賞罰的一條。不論何人。誰種的甘蔗。栽培得法和收數豐富的。應當重賞。栽培不得法和收數不足的。應當重罰。當時某乙。很希望得著那重賞。心上打量道。甘蔗是很甜的東西。倘若壓取很甜的蔗汁當做肥料。就把他澆灌田中所種的甘蔗。想來那塊田裏產出的東西。定然像青出於藍一般的。很肥壯。很甘甜。勝過那位朋友所種的甘蔗。這是斷然無疑的了。某乙並不向老種甘蔗的。請問訣竅。以爲自己所抱的知見。定然不錯。卽陸續向市上買些甘蔗。壓出汁來。勤勤的向蔗田灌溉。癡望將來得著十分滿意的收成。那裏知道這甜汁澆下去。反把那新種下的甘蔗秧。都傷害了。非但額外的收成不能得到。連應分可得的收數。都失却了。白白的費了多少金錢與勞力。更加上了照約執行而不能逃避的處罰。世人誰不求將來的好結果。各各拿出工夫。獨到的心計。逞著那自私自利的智謀。勢力未足時。百計巧取。勢力充足時。橫侵豎奪。儘量吸收。任情壓迫。損他肥己。捨命似的。要壅塞他的慾壑。却錯把他無底的慾壑。認做福田。那知惹起將來無限的禍殃。恰正與那癡心希望所得的結果。大相違背。竟與壓蔗汁澆灌蔗田的貪夫。同走

向一條絕路上去了。

渡客劃波

害裏生恩。認賊作子。忙中多錯。覓鏡磨。世人的狂妄行爲。大都如此。

古時有一位客人。因事要渡過某海灣。雇到一葉扁舟。隨身帶着幾件心愛東西。匆匆上船去了。那舟出了港口。漸漸的一望無涯。天空海闊。迎面風來。令人胸襟開爽。客人閒坐艙中。忽見白浪翻銀。從船邊湧過。好奇心起。便向身邊取出一隻銀鉢來。向船邊掠取浪花。怎知偶不經心。手邊一滑。把那祖父傳下的一件寶物。跌落在海裏。滔滔不休的白浪中去了。客人暗暗思忖道。今日如果在水面劃了一個痕子。做了記號。不愁年深月久沒有尋處。他日儘可隨著這個記號搜尋。不難物歸原主。便喚水手稍停。急取一小小竹竿。猛向水面劃了一下。卽催促水手搖船前去。過了兩月。這位客人在水上已不知走了多少路程。船也不知換了多少次數。有一天船到一個很闊的河面。驀然想起兩月前銀鉢失落時情況。想得出神。髣髴在波濤中。看見一條痕子。急忙喚水手停船。換了入水衣袴。在水中尋覓多時。了無所得。只好出

水休息。水手問道。主人入水尋覓何物。答道。我前此失却銀鉢。今正要尋覓此物。水手又問。銀鉢失於何時何處。答道。兩月前在某處海面失却的。水手又說。這裏是內河闊處。並非海面。爲何在此尋覓。答言。我失却銀鉢時。親手劃波作記。今見此處水痕。與前次所劃水痕。毫無差別。所以就在這裏覓取。水手又道。水面形狀。雖然沒有差別。主人前此失却銀鉢時。原在彼處。今偏偏在此地窮搜。那能僥倖到手呢。當時在這河面上來往的船隻到也不少。多少行客聽得這段說話。都笑失鉢客人的愚蠢無知。

世上有一種外道。不修正行。偏偏在相似善中。橫計苦因。希望解脫。正如這人在海上失却了銀鉢。偏要在內河覓取。一樣的愚蠢無知罷了。

窮人怖鏡

苦矣三途。人身難得。冤哉重縛。佛法難聞。而今何幸。難得的竟然得了。難聞的居然聞了。捫心自想。當勤精進。

有一苦惱窮人。既沒有甚麼祖遺財產。又沒有甚麼隨身技藝。吃的穿的用的。都靠

在旁人身上。年年月月。仰賴旁人接濟。身上欠了許多債。眼看債臺百級。愈積愈高。沒法抵償。然而不問天上人間。終究沒有積欠不償的道理。這窮人一旦被債主逼緊了。沒奈何。便逃避到荒山野地。沒有人迹的去處。再也想不到這個荒僻去處。偏偏絕處逢生。閒放著一個寶箱。箱子裏藏著無數珍寶。箱子上嵌著一面明鏡。那位窮人舉起手來。揭開箱蓋。正想檢取內中財寶。忽然一眼照到那鏡面上。看見內中有人圓撐兩目。眼不轉睛的對自己望著。那窮人嚇了一大跳。登時覺得手脚都沒得個放處。他便懸崖勒馬相似的。自己替自己解圍。急忙叉手說道。我以為這個寶箱沒人收管。故來取用。那知足下隱身在這裏呢。我今分毫不曾取得。千萬原諒。恕了我的冒失罷。

如來借這故事。點化世人說。世上許多人。大都犯了這個自己做弄自己的毛病。平日被無量煩惱。弄到置身無地。萬分苦楚。給那債主般的生死魔王。惡很很的追逼著。一步也不放鬆。逼到無可奈何時。正要逃出生死海。跑到佛家的法海一邊。好修持五戒。行十善業。與六波羅蜜多的如許功德。恰似避債窮人。偏偏在絕地上。得了

寶箱。可惜被鏡子裏本來沒有的幻身迷惑顛倒了。把幻空沒有的身影認起真來。狂妄不休。牢牢的執著我見。竟把一旦發現的寶藏當面錯過。不曾受用分毫。依舊千秋長夜的封著鎖著。到底失脚在生死海裏。永劫長年。沒有出頭日子。與那避債窮人的得寶失寶。一樣可憐。

精僕守門

是非不能並立。是的一面。精進勇猛。拓展到十分圓滿的地位。便沒有一點兒非的立脚地。若修持工夫偶然鬆懈。是的一面。便被非的一面黑勢力侵襲進來。投間抵隙。防堵無方。轉眼便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了。

有一位主人。因有要事。將到遠方去。把一所住宅的管理權。交付在僕人手裏。臨行時。吩咐僕人道。你替我小心在意。把門戶守著。還有我心愛的驢子。與那新置的一條繩子。都費心看守好了。主人出門不多幾日。恰逢鄰家有了喜慶事。鬧的鼓樂喧天。這位守門的僕人。少見多怪。坐立不穩。便取繩索把門環扣住。再繫住驢子的頸項。手裏卻牽著了繩子的一頭。急忙走到作樂人家的門前。呆呆站著。聽那幾位扮

戲文的唱戲。竟忘記了守門的責任。那裏知道僕人去後。昧良的賊子。便趁著沒人看守。走進大宅。傾箱倒篋。把主人所有財物。搜刮淨盡。這位守門的僕人。始終瞞在鼓裏。主人回來。一進宅內。非常駭異。但見箱籠倒翻。一切財寶。空無所有。急喚僕人入內問道。宅中財寶。現在何處。僕人答道。主人出外時。只把大門驢子繩索。交給我。此外種種。概不知曉。主人心上。很不快樂。向僕人說道。留你在家看守門戶。正爲財物。財物既不保。門戶要他何用。看守的職司。不是虛設了麼。

世人終身顛倒在生死海中。也差不多與這位主人吃贖僕的苦處一般。如來常常向大眾叮嚀告誡。說道。你們大家謹慎守護好六根門頭。勿使六塵賊子闖進門來。看守著無明驢子。當心那恩愛繩索。那知道修士們不依如來叮囑。實際貪求。退居靜處。鎮不住妄動的心神。整日夜被名利情慾色聲香味的無數魔頭迷惑著。無明幢遮掩心燈。恩愛索牽起煩惱。竟將正念。覺意。道品等種種財寶。都散失了。

異鄉弋利

世界多騙局。到處安置著誘人入彀的機關。機心愈厲害。詐術愈精工。沒有定慧力。

的。自然容易被誘。因爲多衆不修定慧力。所以智取術馭的纔立脚有地。平情衡量。罪過原不專在那面的。

印度婆羅門教中有一教士。常常在人前誇張自己的博聞多智。能殺未卜先知人間的許多奇術無不通曉。但是古來真正有道術的。也絕不會向人前誇口。若是自己表揚自己長處的大都虛而不實。容易使人家看破。除非蠢愚無知不辨好歹的。方纔受他欺侮。然而在本鄉本土。要想欺弄愚癡。也不容易。婆羅門教士某。蓄心要哄動多人。顯他巧術。妖言惑衆。在自己家鄉。存身不得。就帶了愛子。遠遠的跑到鄰國。以爲沒人相識。誰也不知道他的底細。儘可放出手法。賣弄聰明。一路行走。一路設想。忽然想定了一條欺人的惡計。便抱了兒子。痛哭上市。路人見這位生客如此悲哀。什麼不動心。當時就有幾位喜管閒事的。向婆羅門教士某開言問道。你這位客人。爲何哭的這樣傷心。教士答道。我有豫知術。知道這個小兒死期已近。再過七日。便當夭折。我十分愛憐他。痛惜他。不忍與他生離死別。所以不由的先自痛哭起來了。路人說道。人命難知。計算易錯。設使七日到來。或者可以安然無恙。何用豫先

痛哭。教士就把臉色一變，說道：太陽可暗，天星可落。我的計算，從來不會錯誤的。他要顯他驚人的技術。想在那衆人身上釣名射利。到了第七日，竟做出那狼心狗肺的行爲。置愛子於死地。證實他六日前欺人的說話。當時有人知道婆羅門教士某的愛子果然在第七日上死了。於是街談巷議，一人傳百，百人傳萬。頃時間哄動多人。大家歎服，以爲這位教士真是天人。真是鐵口，一般不會受過教育的愚夫婦，更加信向。香花頂禮，慷慨布施。

這段故事，正如一輩並非真正宏揚佛法利益羣生的出家和在家男女。借著佛教名目，作護身符。在世間混鬧，騙取供養，毫不慚愧。且目中無人，自稱得道。這一輩子瞞心昧己的旁門外道，也有一種愚弄人的邪術，引誘好人走上他的邪路。暗中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也居然大模大樣的裝出一團假慈悲。如同那位婆羅門教士某爲要證實他的欺人邪說，竟忍心害理的殺子惑人。

實際造樓

不耕不可以得食。不織不可以得衣。不立基礎不可以造大廈。可知出塵的大業，應

當注力於根本修持。無限的進程。大都敗壞在僥倖心上。

鄉村中有一不出名的富翁。人既非常的愚癡。性又非常的固執。一日。到城市中去探望親友。偶然看見城中富人蓋起一座簇新的三層樓房。好像直上青雲一般。好不光采。就從那地位的寬敞。式樣的精緻。裝潢的入時看去。覺得和鄉間的屋宇比起來。如同塵羹土飯。遇著山珍海味。未免相形失色。心上暗暗的十分慚愧。十分羨慕。一面行走。一面思維。以爲他亦不過爲一富翁。我亦不愧爲一富翁。他不過靠著他手裏有銀錢。造成這般大宅子。我手裏也一樣的有許多銀錢。難道偏偏不能造這般的大宅子。事畢歸家。立刻喚水木作工頭問道。某處某家新造的三層樓房。很中我的意。你有本領替我照樣建築麼。工頭歡然回答道。那座大宅子。原來是我家一手承造的。翁既歡喜這個式樣的三層樓房。儘可以照樣建築。尅日完工。富翁便笑逐顏開的說道。你家既然一手造成這座大宅子。現在要照樣再造。自然像駕輕車就熟路的不消起甚麼底稿了。當時便開了價目。訂了契約。提出用款。選定地位。採辦材料。把全權交付與水木作工頭手裏。自家却一眼不捨的將他們監督著。那

時但見工匠人等一一聽著工頭的指揮。有的量地面。有的化石灰。有的和泥漿。有的鋸木料。有的挖地道。有的排石塊。有的砌牆脚。忙忙的把底下一層做得五六分相像。富翁不解工匠們的老主意。心上懷疑的。了不得。便開言問工頭道。你們現在替我造什麼式樣的房子。工頭答道。要造三層樓。富翁道。不差。我只要你們造三層樓。用不著造下面兩層的屋宇。快快替我教他們停手。下面的兩層不用造。只要造三層樓。工頭答言。沒有這個辦法。有了下層。纔能安放上層。有了第一二層。纔能架起第三層。天空中造樓房。我們實在沒有這般神奇的本領。富翁還不能理會。依舊拿出那驕慢固執的脾氣來。說道。不能。古人說的。匠作須照主人意。我要造三層樓。你們偏不打緊。替我造一層二層。我很不願意出這項冤枉錢。兩造正在爭持不休。鄰近有人聽得。不知爲著何事。大家圍攏來探問。兩造都把自家爭辯的意思告訴旁人。旁人一齊批評那富翁的不是。富翁被衆人折服了。方纔啞口無言。回轉身來。認出自己的不是。這人枉有多大的家私。只爲忘却了根本工夫。在千人百衆前丟臉。

這事譬如佛門的四輩弟子。一名四衆。出家二衆。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在家二衆。男爲優婆塞。女爲優婆夷。不能至心歸向佛法僧三寶。精勤苦修。偏要憑著他們懈怠放逸的老習慣。想要僥倖成功。說道我今不用刻苦修持。下甚麼百折不回的根本工夫。但求一超頓證。由博地凡夫。方便做了阿羅漢。可見修士的數目雖多如牛毛。卻是菩提的難證。竟如兔角。無非由這一個僥倖成功。偷安苟且之心。誤盡了多少修士的前程。豈知同那村富癡心妄想。的要向空中造樓臺一樣荒謬。沒的惹人恥笑罷了。

效顰被逐

陽奉陰違。神離貌合。以此處羣。必遭屏棄。以此進德。那得有成。死不盡偷心。便是千古行人到底泣歧處。

古時有一醉心名利的癡人。以爲世上尊貴無比。財富無比的。惟有國王。如有人能在國王面前弄巧。買得國王的歡心。這人的前途。定然高出衆人萬倍了。這人當時想來想去。自己想不出甚麼好方法。便向他相識的朋友前。把這個意思討論討論。內中有一人。無意中說出那不負責任的話道。若要得國王的歡心。應當曉得國王

的性情。性情雖不易見。却往往在形貌上發現出來。倘若有人善從他的形貌上揣摩。自然不愁不中他的意思了。那癡人一想不錯。便千謀百計的設法進了王宮。置身在侍兒班中。朝夕與國王接近。看見國王帶著幾分眼角瘋的毛病。眼皮常常震動。眼球常常露白。他便在落班時。對鏡揣摩。因爲他非常專心。所以一揣摩間。便十二分相像。一天站在國王前。顯出他亦步亦趨的巧妙工夫。居然也不時的在眼皮上打筋斗。忽然被國王看見了。王問道。你有夙病麼。或者新近中風麼。爲何眼皮上不住的震動。癡人老實答言。我原來沒有夙病。也不會中風。因爲要得王上的歡心。見王眼跳。一意揣摩。所以成就這般的形態。王聽了這人的說話。心裏不高興。以爲這人設心不良。可留他不得。即刻吩咐侍衛們把他捆縛。如治囚犯一般。限定日期。逐出國境。

世間有多少人。也像這癡人一般。心上很想親近如來法王。力求如來善法。增長自家道行。既得親近機緣。偏偏不明了。如來普渡衆生的悲願。替衆生開著種種方便法門。多方接引。世人眼光短淺。心境模糊。把衆生知見揣摩佛知見。作霧自迷。起塵

自障。或者因傳譯偶爾失宜。便生譏毀。或者因音義稍有假借。訛示當來。一則堵截自己的進程。一則障害多人的信向。在佛法上失却了自他兼利的作用。永遠墮落在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無異效顰癡人的邀功得罪。只一失算。便成千古之恨了。

塗壁遺譏

破除身執。是謂能捨色身。破除心執。是謂能見法身。當身執受消時。涅槃現前。當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自然證入。卻是矜情作意不得。

村愚入城。見一新宅。裝潢精美。光彩耀目。便肅然入門。舉目閒視。但見宅內地面寬平。陳設齊整。粉牆潔白。細膩光澤。讚美不已。此時主人在裏面聽得人聲。疑有客至。急忙整衣出來。村愚便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相見禮。向主人問道。這座宅子。造得精緻極了。不知道這四壁用著甚麼材料。塗得這般細膩光潔。敢求主人指點一二。主人和顏悅色。不憚煩勞的答道。這樣材料。並非珍奇難覓。不過用些稻草製成的紙筋。浸入水中。使他軟熟。攪入新化的石灰粉漿中。搗和了泥。把他塗壁。弼縫孔隙。

更徐徐刮平。待他收燥。再加上細濃粉漿。少停見他乾燥。顏色變白時。再加潤色。便能這樣美觀了。村愚低頭想道。原來稻草有這般作用。稻草在我們鄉間。是不值錢的東西。不如連值錢的穀子加在裏頭。更覺有些價值。況且穀子裏藏著美玉一般的白米。比他們單單用稻草做的塗料。當然要顯出百倍精神了。村愚起了這個癡念。便別了主人。匆匆回去。照他的獨輻思想。配出那新式的塗料來。也不喚甚麼水泥匠。獨自把自己配合的塗料。塗他的住宅。那知道枉費了許多穀米。枉費了許多氣力。非但滿意的成績不可得。連最平常的粉壁也不如。但見新塗的幾段牆上。高低低低。沒有幾方尺是快人意思的。況且他所配的塗料。時節因緣都未成熟。所以到收燥時。顯出許多裂縫。更覺難看。穀子從田家眼光裏看來。雖然不甚稀罕。如果村農不把他任意作踐。存了一個十分愛惜的意思。逐漸積起來。遇著可以布施的機會。慷慨布施。豈非做了很大的功德。可惜村農沒見地。白白的拋棄了多少命寶。換來無限的懊喪。

世人往往缺少一種審辨工夫。聽得經典上大覺如來現身說法。在未成佛前。苦行

難。行慷慨捨身。捨身以後。方便生天。直到成佛。世人卻把這事看得太輕易了。便自殺身。癡望一樣的要生天成佛。縱貪癡心。求涅槃道。徒然輕生了無所得。與那任意作踐穀子的村農。有何區別。

貪慾誤人

從來萬般痛苦。萬般罪孽。都從貪念中產出。所以貪念在貪瞋癡三毒中。要算第一件禍根。世上有一種心如豺虎的貪夫。往往自命爲先知先覺。在青天白日下行使詐術。那些知識短淺。景況艱難的人。爲了一念貪心。最易受惑。

有一落魄少年。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既沒有甚麼學識。又沒有甚麼技藝。度日艱難得很。鄰人可憐他。指引他到一大戶人家去做些粗工。得了工錢。將就買得一套半新不舊的粗布衣裳。穿在身上。他的生計。正好維持過去。當時江湖術士。有一句奇異的欺人話頭。說道。有人把舊布衣。擲在我面前的烈火中。燒却了。可以就從這烈火邊。覓出美妙無比的值錢衣服來。走江湖的這句說話。原來是向一般愚癡的貪心人。勸募化財物的一個訣竅。卻並非事實。那少年貪心不足。竟然過於聽信。走江

湖的謊話。便把新近買來的粗布衣裳甘心脫下。駕起乾柴。點著烈火。投衣火中。頃時間燒成灰燼。三回五次。想在火燒布衣處尋覓美妙無比的衣服。了不可得。正要回身向那走江湖的說話。豈料那人早已杳如黃鶴了。

世間無論何人。從過往時代。積下了幾分功德。現在得了一個人身。真是非輕容易。應當知道人身難得易失。總須珍重現在。整日夜進德修持。更求上進。纔是那知肉眼易迷。無時無處不被六慾惡魔勸誘捨身。引他拚這皮囊。如蛾投火。如蠶自縛。一般的投入慾火坑中。博取片時的快樂。世人不悟。隨著慾火。儘量造那殺生業。姪邪業。霸佔巧取業。兩舌惡口業。一朝冥目。被業債牽去。嗚呼哀哉。沈淪萬劫。正不知何年月日。再得人身。正如落魄少年。輕聽江湖邪說。把辛苦得來的東西。化成灰燼。了無取償。止贏得無窮的痛苦罷了。

甘泉役衆

一切生物。都具有吸收的本能。但吸收的分量與方法。却是萬有不同。吸收了以後。各自現出的變化態度。也萬有不同。譬如太空中散下了一色無二的兩點。落到地

面上。百花借他的力。顯出百花的精神。百草借他的力。顯出百草的秀色。一切動物借他的力。顯出種族非常繁衍的作用。天地間無數聲色的點綴。因爲了太空雨點。贈給萬物平易近情容易吸收的機會。所以點點滴滴。都有著落。顯出萬有不同的諸般功用來。卽此可以想見如來大法接引衆生的妙用一斑了。

甘泉村離王城五由旬。

每由旬印度名。每由旬三十里。

村中有泉。泉水異常甘美。馳名全國。被國王

知道了。差人取來。試做飲料。覺得甘美無比。便下了一個命令。著村長輪流派人。天天挑水送入王城。村人中一二乖覺的。以爲肩頭上常常駕著這個重擔。路程又遙遠。永遠的辦著這項苦差。心上既然起了這個退悔的念頭。嘴裏便禁不住要說出來。當身上捱著這項義務時。就覺得十分勉強。擔當不起。滿村的人受了這一二人的影響。心上也發出一般的計較。嘴裏也發出一般不快樂的說話。身上捱著這個義務時。也覺一般的沒精打采。於是乎全村的住民。人人道苦。個個不願。約了一個日子。都要搬移到別處去。村長得了這個消息。急忙起來勸阻。安慰大衆道。你們不用搬家。我極願替你們到國王前去說情。請國王原諒。把路程縮短。五由旬改做三

由旬。使你們覺得這甘泉村與王城頓然接近。自然脚下輕鬆。往往來來。不再疲倦的了。衆人默然承認。村長便到國王前。代表村衆。陳說苦情。一面代大衆請求減縮路程。改五由旬爲三由旬。國王知道衆情不耐煩。須得方便安慰。便一口應允。改五由旬爲三由旬。原來每由旬五十里。現改爲每由旬三十里。榜示要道。使人人改口。甘泉村離王城不過三由旬。村長回去。把國王大開方便。滿口應承。馬上改五由旬爲三由旬。一段稱心如意的說話。告訴大衆。那時村衆都歡天喜地。好像受了國王極大的賞賜。以後這些村衆。輪流擔水入王城。更無懊怨。後來有旁人點醒他們道。國王並沒有甚麼縮地法。不過輕輕便便。在嘴邊把五由旬改做三由旬罷了。甘泉村離開王城的道路。依舊是那麽長呢。此時村衆更不願聽旁人的語言。他們以爲國王這樣的體恤。周全我們。甯願信著國王金口。裏改五由旬爲三由旬的一句說話。死心塌地的捱班送水。更無苦難。一轉眼間。直到王城。

世人都有這般的情況。當他修行正法。超出五道。遠遠的向涅槃城去。日子長久了。便生厭倦心。一步步的退下來。依舊折回生死海邊。再不能奮勇前進了。如來法王

有大方便。從一乘大法裏。分別說出三乘來。特特的替衆生打開這方便門。使不論誰某。都容易覓得一個入路。自然使得大衆歡喜。日夜孜孜的修善進德。力求脫離生死苦因。後來雖遇著善知識。明白告訴他。佛法原來只有一乘。並沒有三乘。那一班既經上路。已有幾分把握的人。信心堅固。心上不再動搖。脚下不肯鬆放。與甘泉村衆一樣堅決。更無退轉。驀直奔赴涅槃城裏去。

狂徒換鼻

世上萬般有形有色的東西。都不能趁人意思。都不能常住不壞。本來是一切無常。緣熟的便暫合。緣盡的便捨離。世人偏偏執著了常見。有了常見。便執著了我見人見。自然循循環環的。生出許多愛憎取捨的貪念。瞋念。癡念。一息不休的在煩惱海中生死波裏。顛倒上下。頭出頭沒。

有一狂徒。娶了一個女子。善於治家。德性很好。品貌也端正。不過一個鼻子生的難看。鼻柱是斷的。鼻端是塌的。鼻孔是露的。五官裏一官生的不好。便連累了四官都減了色彩。狂徒自從娶婦之後。不知添了多少心事。無非爲著他妻室一個鼻子橫

生計較。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那是不能免的幻空境界。一日。狂徒困倦打睡。忽然間好像身子離開了他的家庭。在外邊散步游玩。但見一路上往往來來。多是年輕婦女。容貌都生得十分端正。都沒甚嫌貶。內中有一位貴族打扮的女子。鼻子生的很豐滿。很出色。在恆河沙數鼻子裏頭。可算鼻中之王了。狂徒爲著鼻子。顛倒夢想了不知幾多日子。一時眼中看見了這個鼻子。自然格外傾心。自己心上思量道。最好把這位女子面上的出色鼻子割下來。裝在自己妻女的面上。很奇怪的。狂徒纔一動念。這個鼻王應念卽來。已經到了狂徒的手中。此時狂徒心上萬分歡喜。三步改兩。徑直奔到家中。見了妻女。急忙在身邊取出二柄快刀。把那不端正不中看的鼻子。血淋淋的割下來。就把那出色可人的鼻王裝在妻女的面上。費盡多少心力。總覺不貼切。一脫手。便跌下來。既損人利己。破了人家的相。造下孽障。又破了自家妻女的相。連場陷的鼻子都留不得。愈覺難堪罷了。

世間有多少狂徒。人見我見的界限太分明了。自己懶下工夫。毫無成就。不知受盡世間幾多白眼。同時某寺高僧。某處大善知識。因爲苦心修養。成就卓然。他們所下

的苦功。不過爲著自度度人的兩重大願。並不想求人間的甚麼名利恭敬。可是他們越自平淡超脫。世人便越要敬服讚美他們。那人我見界限熾然的狂徒。聽得這個消息時。心上却十分不自在。便妬忌心生。造誹謗語。阻止法門的教化。增加自己的罪過。和那截鼻的狂徒之見解。一樣差誤。

牧者受愚

兩間真消息。純在空處。至色因無色故。所以不退色。至味因無味故。所以不走味。至名因無名故。所以不墮名。善散的方算善積。多藏的每致傾亡。都是在這能空不能空上頭。生出了至苦與至樂。

古時有一牧羊聖手。在牧羊事業上經驗極深。研究獨到。所有管理法、訓練法、肥澤法、孳生法、閹割法、防疫法、種性演進法、氣候調和法等。都能夠理會。卻並未受過甚麼名師指授。不過在在留心。處處講究。居然被他得到了那意想不到的成績。這人開始牧羊時。景况極爲困苦。一面投效大農戶做苦工。維生計。一面領到了工錢。便牧幾頭羊。自己試驗起來。也不知經過幾多失敗。但他每經一次的失敗。便增一次

的經驗。尋出許多防止失敗的方法來。年深月久。尋出的方法很不少。因此助他成功。到後來手裏有肥羊千萬頭。髡髯做了牧羊業裏的大王。但那位牧羊人並未受過教育。究竟算不得畜牧專家。不過靠著他那多年的牧羊經驗。在地廣人稀的地方。成功了極大的富業。可惜這人有兩件大毛病。一件是慳貪。一件是愚癡。因為他看得金錢如性命一般。一錢不肯輕使。所以積蓄的很快。積聚的數目也很大。因為他愚癡。除了牧羊以外。甚麼處世常識。一概沒有。這也難怪。因他久住在荒僻處。對於世道的艱難。人心的險詐。自然一些都不曉得。然而木腐蟲生。穴空風至。在蠢愚慳貪的人手裏。捏著這許多的財產。就難免有歹人來覬覦算計了。這牧羊的有了偌大的財產。他的聲名自然慢慢的傳到遠處去。被一個拐子聽著了。便惹出了一場大禍來。當時那拐子隨身帶些日用珍品。尋到牧羊人所住的地方。乘著牧羊人慳貪的毛病。便送長送短。犧牲了少許值錢東西。來買牧羊人的歡心。居然得到牧羊人的青眼。沒人介紹。也沒人擔保。就此結成刎頸之交了。豈非怪事。過了幾天。再進一步。攀出親眷來。從朋友變到親戚。可稱水乳交融極了。這拐子見牧羊這樣

可欺。因此愈加肆無忌憚的。把那提木人兒戲法的手段做出來。向牧羊人婉轉說道。人生沒有妻兒。雖有多大財產。一朝衰病來時。沒人痛惜。沒人照顧。到頭終是苦的。牧羊人被他說動了心。認做好意。面上微微表出感激他的意思。拐子便誑言道。我曉得某處某翁。有一好女子。極願替你前去求親。或者憑我三寸舌。進了一番好話。不怕某翁不歡然應允。牧羊人問道。要不要整備甚麼禮物。拐子道。這頭親事成不成。全在禮物不足上解決。自然要重重的整備。拐子便約略開出一個數目。此時牧羊人中了拐子的空城計和美人計。他的魂靈好像被拐子的舌根攝去一般。便破他慳囊。照數取出許多的財物。並肥羊千頭。做了牧羊壻的證物。拐子去了多日。回報牧羊人道。恭喜你。這件親事。已經辦妥。停了幾日。拐子遠出經商。一日回來。向牧羊人報喜。因為曉得牧羊人徒有許多財產。不知半些兒人事。誑言道。你的未婚妻。某日已生了一子。牧羊人聽得那位未婚妻。雖然未曾見面。已經替自己生了兒子。倒歡喜的。了不得。再取出許多禮物。送給那拐子。表他的謝意。拐子三回五次。把牧羊人哄騙得像癡孩子一般。牧羊人所有財產。十分被騙了八九。方纔下了當。

頭一棒。警醒他道。我前日得了一個不好的信息。知道你的兒子生病死了。你的妻痛哭那死兒。拒絕了飲食。奄奄一息。性命也難保呢。牧羊人到底不覺悟。認假作真。放聲痛哭。日子長久了。還在一邊嗟嘆不已。

世上也有許多人。平日精修苦行。得了幾許法道。到底不破慳貪俗念。爲名爲利。把度生出苦的無上法門。當做博取利養的秘訣。不肯方便說法。替大衆造福。卻被那五漏皮袋裏無明拐子。日夜誑惑。妄想世間樂。斷送法庫財。如牧羊人因貪遇拐。因癡受騙。到死不悟。

空門就縛

家庭是個無底壑。貪求不已。滿足無時。家庭是泡沫聚。暫時會集。久遠離散。大覺如來說的。在家迫窄。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此惹起。所以業債纏身的。稱爲具縛凡夫。卻是竟有十分自在的。偏偏尋出不自在來。依舊被五欲驅使。三毒燒身。清涼池化作烈火坑。不知道爲著何種孽緣。演出這般怪相。

佛出世時。有一光頭人。因自家不知尋本分內事做。每每無拘無束的。向梨樹村邊

胡走村中人好頑。把梨子雨點似的向光頭人身邊打將來。光頭人身子承受這般敬物。頭上被梨子打的破爛不堪。竟失卻了圓光本相。旁人見了光頭人。大聲喚道。還不快快走開。留此何爲。光頭人答道。村人很愚很癡。見了我的光頭。便仗他有力。當做頑石。把許多好東西像雨點一般的送將來。他們既做了大檀越。投梨敬我。爲何不受。檀越言 旁人笑道。你自己愚癡。爲何反說人家愚癡。你若不愚不癡。爲何把你頭上的嫩皮膚當做法鼓。被人亂打。竟至頭破。還不走避。

末世出家弟子。既經托足空門。更無束縛。更無罣礙。正好努力進修。燃起五種戒香。五戒。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戒香言。真守戒。人能使人天起敬。如香遠聞。其詳見戒香經。佛告弟子。阿難。勤修三德。三德。一解身德。三般皆德。亦卽戒定慧。 那知他爲戀著眼前利養。忘却超生出死的大事。與那愛近梨樹。被無情梨打破頭顱的癡人。一樣冤枉。

按佛法方便救世。收四衆爲弟子。爲使人容易脫離一切的黏縛。所以首重比丘。比丘尼出家男女二衆。又爲使人方便進修。一樣脫離今後生死的苦趣。所以兼收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男女二衆。照這樣看來。崇奉佛法的。固然不必盡出於割

髮一途。在佛世已經開出這方便法門了。更進一步講。家不家就私不私上說。人真能拔除了自私自利心。家的觀念已經打破。便等於出家。若自私自利心打破。即使形式上出了家。也屬枉然。因為這輩子心上污垢未曾掃除。實際上並未出家。

火獄尋涼

貧富貴賤種種境界。都是從肉眼。中看出來的。若從慧眼觀去。一切境界都無定相。止有平等。沒有差別。看到聚散無常。則貧富境界盡行消滅。看到升沈沒定。則貴賤境界彼此無存。偶落邊見。自然苦相現前。能放圓明。立地出離火窟。

古昔有人。以熬煉蜜糖爲業。因他辛苦經營。製出的蜜糖。頗能受人賞識。所以生涯不惡。熬糖鍋竈沒有一日空閒。這人做事非常勤慎。當熬糖時。常常站在鍋邊。留心火力。某日。有一富翁。偶然清閒沒事。散步歸來。經過熬糖人家。平日耳邊聽得熬糖人辦事精勤。很有些欽佩意思。此時乘便走進他熬糖的屋子裏。與他攀話。并且略略考察他的熬糖工夫。熬糖的曉得此人是地方上很有名的富翁。但從來不曾

到過這矮屋裏。今日被甚麼好風吹將來。真個要叫蓬壁生輝了。熬糖人此時心鏡中。分明顯出一富一貧的兩個境界。在頃時間。不知做了幾多的比較。發了幾多的癡念。生了幾多的快樂。下了幾多的傾慕。此時熬糖人的心上。雖非常熱切。那富家翁心上。却非常平淡。非常自在。一些兒不在心。略略駐步片時。閒談幾句。便要抽身出去。那熬糖的偏偏認做一個仰攀機緣。不能輕輕放過。急忙開口向富翁說道。難得你老人家光降。還請稍待片時。這裏有些微敬意。即求你老人家帶去。富家翁早已會意。他本來善於體貼人情。便將就站住了脚跟。待熬糖的發出甚麼意思來。此時熬糖的並沒有甚麼說話。但見他手忙腳亂的把手指向糖鍋一按。覺熱的厲害。不便攪取。那知匆忙中錯了主張。向熱鍋中加了少許冷水。糖中熱度仍舊很高。他又急忙取了一柄芭蕉扇。向鍋下亂扇。心上糊糊塗塗的。想扇涼了鍋中蜜糖。可以方便送一些兒給富家翁帶去。當時有幾個鄰人也在一邊看他熬糖。早已察言觀色的。把熬糖人一腔心事看出了。還看出了忙中多錯的破綻來。對熬糖人說道。你不是要使鍋裏蜜糖快些冷却麼。你手裏緊緊的扇著。反而使鍋底的炭火熾盛。糖

中熱度格外的增高了。一經旁人識破。連富翁也忍不住微微的笑起來。

世上有等外道。

指不能在本來清淨的心地上做工夫的別名。

與那熬糖人一樣的昏亂。自己不能滅卻煩

惱熾盛的邪火。枉費了一番刻苦工夫。插脚在火獄中間。五般欲火。

色聲香味觸。燒身。就

從這亂下工夫。裏癡望著清涼寂靜的好境界。到底受苦現在遺殃來劫。

欲蓋彌彰

喜怒哀樂和一切情識沒有發動的時候。這是甚麼氣象。不是一念未生。不落邊際。中道未失之時麼。烈風暴雨和四季寒熱不會到來的時候。這是甚麼境界。不是一塵不驚。萬象甯靖。太和保合之時麼。這個道理。蘊藏在人人人性海中時。便叫中和。推行到交際一邊。便成忠恕。劃入大菩提修證的界域中來。便叫圓修六度。怎樣叫圓修六度。能寂定。不妄動。然後中道不致失墜。便叫做禪那波羅蜜。即止觀。能放開度量。容受不校。然後和氣可以致祥。便叫做歸提波羅蜜。即忍辱。能澈照究竟了無翳障。然後一切煩惱付之一炬。便叫做般若波羅蜜。即智慧。能限制情欲。葆養天真。然後使心境中清淨無垢。便叫做尸羅波羅蜜。即嚴修戒行。能犧牲我見。更無差別。然後客

情不起。慈願普加。便叫做檀那波羅蜜。即慷慨能修持不懈。無稍退轉。然後由勉強進於自然。善圓持。更無滯。便叫做毗利耶波羅蜜。即精進把赤裸裸一個中和大道擊起來。便將六度門戶。打的六通四闢。這個工夫。不叫做圓修麼。可惜古來無量數微塵衆。能殼尋出這個法門。在大千世界上討真便宜的。尙占少數。

如來曾引證一件故事。說道。古時有許多修養家。約定了一所聚集的地方。與會話的時間。開一個行止品評會。他們辦這個品評會。原來是見賢思齊。見不賢便返省的一個道理。並不是信口雌黃。說長道短。學著那貧嘴薄舌的造些口業。一日。這品評會裏一個某甲。讚美某處的某修士。可以做人家模範的幾件德行。末後更提出那人的短處來做警誡。說道。這某修士。我是很佩服他的。但是有兩件過失。可以借來做我們的前車。一件是曠火易起。一件是作事粗暴。那知隔牆有耳。裏面有人說著某修士。某修士不先不後。恰巧從外面經過。耳躲邊聽得有人道著自己的短處。他便三昧火起。再也按捺不住。徑直奔進去。把那道出自己短處的某甲一把拖住。握拳痛打。衆人不平。圍攏來。齊聲喝道。快快住手。勿得動蠻。有話好說。究爲何事。請

明白講來。待大眾公判。某修士一看動了衆怒。知道不妙。即便鬆手。說道。我何曾有瞋火易起。作事粗暴的毛病。此人無端毀罵。口血噴人。所以來懲誡他。衆人不約而同的笑起來。內有一位長老。用嚴厲的說話教訓他道。你瞋火易起。作事粗暴的本相。現正顯露。正如夜叉站在鏡子前。惡相湧現。隱形不得。苦不自知。偏要遮飾。反加增了誑語的罪過。

譬如世間一般。有酒癖的。冷酒熱酒。捨命似的灌下去。燬壞精血。迷亂本性。使人不知不覺。做出放逸無度的行止。造出壞法亂常的口過。受了旁人訶責。他偏偏不服氣。抵死不認錯。指天畫地。強要證明他沒有一些罪過。這真叫做欲蓋彌彰。方寸中失却了中和大道。竟貶人到了這般田地。

求榮反辱

智者避名。愚者爭名。貪人借名。奸人盜名。照這樣看來。名的一件東西。真是擾亂的根源。詐欺的導線。名與實本來并合在一起。好像西土的迦陵頻伽一般。迦陵頻伽音。鳥。此鳥產雪山中。一頭兩身。在卵殼中。即能發妙音。其聲和雅。聽者心開意解。如在法會聞法一般。一分秒時。亦拆開不得。所以叫做

法

味

求榮反辱

三七

實至名歸。名實相符。名何嘗是壞東西。若把名與實拆開來。拋却了實在。但取那空名。名便壞了。名與實譬蠟燭之與光。花之與香。燭燃光發。燭盡光收。花鮮香生。花瘁香滅。專從實在的一邊下工夫。不求名。名自致。名譽的高度。原來跟著實在的高度表現出來。著不得分毫假借。亦著不得些少矜張。世人不悟。求名的愈多。務實的愈少。世界上所以天天鬧出紛擾的事情來。試問誰任他們縱橫宇宙。從平地上翻出多大的波浪來。不是大眾把一團崇拜空名的熱情獎勵成功的麼。如果大家把無知無識。隨波逐浪的崇拜空名。認做奇恥大辱。那一般爭名的借名的盜名的自然站不住腳了。

如來曾經爲著這事。提出一個故事。告誡大眾。說道。某日有一位老實人。在大庭廣衆前。稱述他父親的仁慈廉潔。勉勵一般少年。他說他的父親生平嚴守不殺戒。即使小小的一個微蟲。亦不忍傷害他的生命。嚴守不盜戒。即使小小的一件微物。亦不肯侵占人家所有。這是他的真實話。即使他不在衆人前表出來。衆人良心上早已萬分敬服他父親不殺不盜的仁慈廉潔。不料當時座中有一位無知少年。把那

人借實事勉勵多衆的意思錯會了。以爲在大衆前說一句有場面話。真是榮耀。他便不怕羞慚的。立起身來撒謊道。我父親的德行。還比他父親高的多。座中便有人非常不心服。發問道。你的父親有何種德行。請把他很高的德行講出來。給大衆聽。無知少年答言。我的父親從小時到現在。斷絕姪欲。不會有一些兒污染。當時衆人便譁然發言。說道。你的父親若是果真斷了姪欲。你的身子又從那裏得來。那說謊言捏造假名的無知少年。竟爲著一點虛榮心。在大庭廣衆前。取了絕大的恥辱。世上不修苦行。愛慕空名。盜名欺世。像這無知少年的實在不少。不要到那懸崖絕壁進程終止時。方始悔恨。還是及早回頭。拋却頑空。尋取真空裏面的實相罷。

匿金燬網

金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整日夜千方百計。捨命似的把他積聚。究竟爲的什麼。有人說。金錢萬能。如果有了金錢。饑渴的可以得到飲食。寒冷的可以得到衣服。棲宿的可以得到第宅。卑賤的可以致榮顯。患難的可以得到安樂。侯王可以使傾心。荒山可以成鬧市。試看世界上。人山人海。來來往往的。微塵數衆。誰不爲了金錢忙。

也有人說金錢萬惡。如果有了金錢。行走時乞丐攔路。安眠時盜賊生心。親兄弟變做路人。好兒孫流爲不肖。乞求紛至。應付術窮。嚇詐有人。匿名信到。潰兵飽掠。貪吏計陷。試看世人吞聲飲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無量數衆。誰不受了金錢的苦總之。古來一切大奸大惡。大罪孽。大殺機。與那許多失節墮名。流毒當世。遺臭萬年的。十之八九。都中了金錢之毒。

如來爲著這一件大禍根。要喚醒世人。引出一件故事道。過去時有戊己兩商人。是總角好。是肝膽交。戊商販賣繭綢。己商販賣真金。他兩人雖然各操一種行業。却如影隨形的。寸步不離。雖兩人不能同時做好交易。但戊商生意忙碌時。己商閒著。可以分勞。己商交易熱鬧時。戊商沒事。可以照顧。他兩人真個像是一個鼻孔裏行呼吸。但是這兩人的心地上。卻有點分別。己商是正直無欺的人。前人後。都用那正大光明的一個態度。戊商雖長久親近這位正直朋友。他骨髓裏總帶著一點貪得的取巧的脾氣。終究不曾漂洗了去。某日。有一大商號的主人。向己商收買真金。真金是不怕烈火來燒的。大凡真金越燒越豔黃。假金一燒便變色。主人當時把己商所

有的金塊。一一都在天平上秤過。記了數目。訂定了價值。一塊塊在火裏驗過。苟一些兒無訛。卽照數給付現款。那賣繭綢的戊商。七手八脚的幫助已商搬運金塊。乘主人不在意時。向驗過無訛的金塊裏面。沒天良。用他的繭綢。裹著了幾塊。慌慌張張的正要走出門去。那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做了不端事情。轉眼便要穿破。那驗過的黃金。剛纔從烈火裏燒的通紅。雖取出爐來。停了兩三分時候。紅色固然退了。火性依然在內。所以一到繭綢裏。立刻攻破。猛然跌下來。險些兒打破他的脚背。昧心的戊商。真晦氣。金子偷不得。繭綢却被他燒破了。主人雖寬洪大度。不與計較。戊商的臉子已丟失了。他跟著已商一同來。此時已商面上也不好看。連多年的友誼。一概犧牲了。天良是人人有的。從今以後。戊商倘清夜思維。追懷往事。良心上的痛苦。自然好像著肉生根。永遠拔不去。你道做賊的晦氣不晦氣。

法門裏面。所以要培養成大衆的菩薩種性。制定了波羅提木叉。

譯作強順解。即戒行也。

各種

戒規裏面。第一件是戒殺生。所以養慈願。第二件便是戒偷盜。所以養悲心。慈悲爲超生出死的無上法輪。所以不論在家二衆。出家二衆。雖一刹那頃。猶言一瞬間亦不可

亡失。

斷樹失果

從世間法講來。忍耐與鹵莽是萬般事業的成敗關頭。再從出世間法講來。忍耐堅固是一生補處的惟一根基。一生補處。就是已經修得等覺菩薩的意思。如來曾在迦蘭精舍法會上。演說安忍波羅蜜。說道。譬如生死流轉大曠野中。若要避却他。另外開一智慧渠。引進甘泉水。設使中道遇了絕大的曠恚石。沒法剷除。惟有用著安忍鏡。仔細觀照甘泉脈所在地。好好的疏導著。又把安忍的妙用。勉勵一切惹芻惹芻尼衆。譯作比丘比丘尼。即出家二衆。說道。你們須常常把信向精進。無念鎮定。慧照。諸般功行。作為菩提樹。把清淨戒行。作為菩提樹上戒枝葉。倘若有時昏沈失察。驀然間炎熾曠火飛起來。燒著了菩提樹上戒枝葉。沒法撲滅他。止消把安忍雨點下去。就頓然息滅。並靠著那安忍力滅除現在未來一切苦難。永遠無憂患。又告一切新學菩薩道的諸菩薩衆。說道。過去未來一切菩薩摩訶薩。把安忍力來做甲冑。設有做旃陀羅的譯殺生爲業。作惡造孽人來侵犯。伸起他的曠恚手。執著他的妄想弓。亂放他的粗語

的屠戶。

箭來射諸大菩薩的安忍甲。他的弓箭自然摧折。安忍甲胄一無損壞。那旃陀羅手裏的武器。一遇了安忍甲胄。自行摧折後。馬上就變做了無數的蓮花。

能忍耐的好處。一時也說不盡許多。不能忍耐的禍害。一時也說不盡許多。現在且把那一件不能忍耐的故事演述。作不能忍耐惹起無限痛苦的證據。昔有一國王。園中生著一果樹。樹身很高大。年年結出無數香甜碩大的好果子。一日來了一遠客。閒談各處的有名物產。國王忽然想起園中果樹。在客人前很誇獎了一番。隨後還道出幾句沒奈何的意思。說這樹身可惜太高了。果子雖甘甜碩大。沒有法子可以多數取下來受用。客人道。有了美果。不能採摘受用。很可惜的。我今想得一方方法。不知大王能否給我支配這樹的全權。國王答言。客如果有良法。我心很歡喜。儘可隨你意思支配去。當時國王便派了幾個侍衛。導引著客人到園裏去。客人把這樹一看。心上商量道。要限制這樹的高出雲表。除非把他中間的一段截去了纔好。便冒冒失失的。囑侍衛喚了兩個鋸匠。放出他奉著王命的氣。不容分說的。叫他們鋸那果樹。很費力的纔把樹身中段鋸去了丈許。多少枝頭固然俯就範圍。隨意摘

取。可是要想把上下兩截合上去。再也接不牢。一轉眼間。樹葉多萎了。無數不會成熟的嫩果。跌了滿地。可惜那果樹多年苦行。一旦斷送在鹵莽人的手裏。

法王手栽的持戒樹。善結勝果。有誰嘗得這勝果的。穩教他脫却多劫的苦趣。尋出無量真樂來。這勝果。止消精修安忍。嚴守戒行。誰沒個分兒。只怕那輪迴種子。不耐煩。任意胡行。破壞戒律。可就要萬劫沈淪了。

矜奇遇暴

修持工夫。深沈第一。大忌淺露。護法要旨。成美第一。大忌胡行。

從前有一位苦心力行的修養家。入山學道。一旦功成。得了五種神通力。甚麼叫做五種神通力。一叫做天眼通。天上天下。無所不見。二叫做天耳通。千里萬里。無所不聞。三叫做他心通。人物動念。無所不曉。四叫做宿命通。多生業緣。無所不知。五叫做神境通。方便變化。無所不能。這位修養家。到此地位。功行已是不淺。若再韜光匿采。精進勿懈。究竟了義。斷除一切煩惱根。跳出多劫生死海。三身具足。一化身。二應身。三法身。見最勝王經。離相離念。是謂法身。隨機應。是謂應身。隨類現身。是謂化身。四智圓修。一純淨。二圓明。橫照十方。豎攝來際的大。是謂應身。隨類現身。是謂化身。

慈悲的平等性智。三諸法無礙。總持無量作用的無邊的神妙。證了六根常淨一塵不染的觀察智。四利樂有情。示現變化。成本願力的成所作智。漏盡通。豈非第一美事。無奈他根基淺薄。我執熾然。名心未死。憑著他的天眼。徹照地中一切珍寶。矜奇眩異。輕口告人。人如不信。勸使發掘。證實他說話的應驗和眼力的神妙。因此一番舉動。人人驚駭。會幾何時。聲名遠播。震動全國。國王聞知。非常狂喜。與近侍商量道。這位陸地神仙。真是國寶。最好使他常住在我國中。不被他國請去。地下所有珍寶。陸續檢出。充我庫藏。使我國在大千世界上做了首富。當時有一蠢愚的力士。自告奮勇。對國王道。我願前去。爲大王招致此人。萬一不能馬上前來。當另想妙法取來。以慰大王之意。王因力士素稱忠勇。便派他前去。力士奉王命入深山。尋見天眼人。百般說法。力求同去京師。助國王致富。天眼人不願隨力士去。力士便用蠻。挖了天眼人的雙眼。星夜返王城。捧眼見王。說道。天眼已取來。得此可以方便檢取地中無盡藏。從此不愁神仙到他國去了。此時國王心上很不快樂。對力士道。我盼望這神仙常住我國。因爲只有他能見地中的一切寶藏。你錯了主意。竟毀壞他的眼目。使他成了廢人。天眼挖下來。成了廢物。尙有何用。

世人看見了苦行頭陀。有時在山林中。或在古墓中。修習四意止。一身念處。觀身不淨。此身內外。污穢充滿。無有淨處。捨身念起。愛身意止。二命念處。親受命苦。命為苦窟。終此天年。無一樂趣。捨命念起。惜命意止。三心念處。觀心無常。心隨妄動。念念起落。念生滅。不能常住。難心念起。役心意止。四法念處。觀法無我。諸法性空。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緊如電。隨法念起。執法意止。以為此等肉身菩薩。如能親近供奉。定獲無邊福利。今既為我聞知。豈可失之交臂。便強求到家。種種供養。破了他的善法。壞了他的功行。自己並未得何利益。使他出塵大事不能成辦。與那挖眼力士一樣的狂妄。

離欲攝情

人是無根樹。一切樹木營養生活的主要機關。寄在根部。一切人類維持生命的主要徑途。寄在食道。食物固然能維持人類生命。但食物種類很多。從大處看來。可劃分兩種。一種為食料。一種為飲料。飲料比食料更為緊要。人身中水分。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物質的融解。廢物的排洩。養料的輸送。沒有一件不仰賴飲料裏水力的作用。就是一動念。一轉眼。一呼氣。一啓齒。一開步。都要耗費色身裏面多少的水分。飲食食物可以維持人類的生命。是盡人知道的。飲食食物在維持人類生命上。誰占

最大的勢力。却是多人所輕忽看過的。設使有人身陷困境。若干天斷絕了糧食。苟使有飲料接濟。可以維持多日。倘若但有乾糧。若干天中斷絕飲料。生活上便來重大的危害。飲料與人生有這般重要關係。所以取水問題。無論何年代何地方。在有人類聚集之處。便有人注意到。不過取水方法的講究不講究。那是要從地方人士的智識程度上判決了。

發源西藏的恆河流域邊。有一位居士。在用水問題上很爲講究。他知道濾清用水於人生健康上。有絕大關係。研究濁水清濾法。認那盛沙有孔器中。使水緩緩濾清的沙漏法。爲最簡便最容易推行。他當初尋出了這種沙漏法。並沒有自利的驕情的意思。他是懷抱著利羣的博愛的主張。所以他毅然決然在千人萬人往來公路邊。深深的埋著一具有蓋的木製沙漏器。疏導濁水。濾成甘泉。常時滿滿的儲藏在這具木器中。使往來行人方便受用。儲水器邊。止有公用潔水的廣告。並沒有何處何人行這項方便的表記。所以趕遠路的人。大都飲著瓊漿。不知出自誰氏所賜。某日。來一少年莽漢。奔走多時。汗流如注。茫茫長途。苦難覓水。忽然過此。萬分歡喜。急

放行。取水豪飲。飲到飽足。便拱手向儲水器歡然道謝。并且說道。我已飲罷。更不需水。囑汝回去。無庸再來。他雖發言。器中活水不去如故。莽漢暴怒。對儲水言。我已飲罷。更不需水。囑汝回去。爲何仍在。卽欲破壞此器。後來有人急忙阻止。善言開導。莽漢始去。

世人像這位少年莽漢的。原來不少。爲了名利情欲。弄到非常煩渴。日夜飲著色聲香味觸的五欲鹹水。偶然有些清醒。知道五欲累人。便發言道。你們許多很惹看的美色。很惹聽的嬌聲。很惹聞的異香。很好吃妙味。很細軟溫潤的著肉東西。我都是一一的領略過。現在心裏有些厭煩。你們再不要來纏擾罷。那知這些色聲香味觸等一切境界。仍是連連續續。循循環環。沒有一分一秒時光。不把這幻空不實的色身包圍着。這位偶然清醒的癡人。要謝却五欲。五欲偏偏刻不離身。便對著五欲發出憤言道。叫你們速卽消滅。不要再來擾我。爲何不聽吩咐。仍舊如影隨形的與我刻不相離。當時有善知識來開導說。足下要離欲。那是世間第一等的美事。但必須自己把六情收攝起來。把六根門戶緊閉起來。心猿意馬一齊牢牢拴著。勿任他妄

動照這樣辦法。足下心身上千萬道繩束。自然會解脫的。

沈檀貶值

上橋步漸高。下橋步漸低。一升與一降。尺寸原等齊。且看人生苦惱場裏。現前向上進趨。成就超卓。一輩子身處富貴的。在二三十年前。大半委屈在破衣隊裏。又人生安樂窩中。現前向下顛墜。失却本來。一輩子落魄風塵的。在二三十年前。大半驕養在錦繡叢中。惟有少數處困境中。不知振作的。依舊潦倒窮途。也有少數囊餘。蔭不甘自棄的。每有一番建設。誰不想建設。建設有。多般。缺乏常識者。未許作樂觀。

有一搢紳先生的兒子。知人生無所事事爲可恥。立心欲操一業。依仗自力。維持活計。又以熱鬧場中。一切事業。應有盡有。若趕著熱鬧。步人後塵。也非大丈夫所願爲。於是想從冷落去處。尋出一宗有望的事業來。與高采烈。備海船。製水衣。別親故。入滄海。毅然操希有的生涯。避十丈蠶塵。破千層碧浪。迎清風。唱豪歌。天空海闊。從此英雄不愁無用武之地了。忽見海鳥從天空中翻身入水。檢取糧食。引動此人來意。卽忙換水衣。叮嚀船夥。縱身入海底。去覓取多年沈水之物。卻是談何容易。非有詳

細的調查。可靠的消息。胡亂窮搜。到底空無所得。忽然回憶某年月日。無意中聞二三父老縱談某海灣某船失事的慘史。即按方向。放船前去。至某海灣。即停船。入水找尋機會。不久便撈得無數重笨的家具。大都是沈香紫檀一類貴重木料。精製的珍品。不計其數。滿載回家。略一修整。編號定價。入市去求顧主。以爲如果盡數售去。賺得多金。穩教赤手成功富業的了。這物品原是十分精美。無如人家多因他是沈海之物。且知道貨主並不費什麼血本。便宜得此。已豫存一個輕賤之意。嫌貨主定價的昂貴。那兩方面不相接近的情形。真個是遠天討價。著地還錢。今日若干顧客。評價過相懸。不成交。明日又有若干顧客來。依舊嫌價貴。不成交。初開業時。門庭如市。積日漸多。竟無一個顧客了。租賃市廛需費。舟車搬運需費。市上雜捐需費。每日食用需費。一無取償。計算耗折。已屬不少。默念前途。希望已絕。心生疲厭。認爲苦事。惟在冷落無事之中。眼巴巴望著對門賣炭生涯。異常發達。大批貨到。轉眼售空。心裏便打算著。不如把這些呆笨的木器。化成了炭。爽爽快快的賣了罷。即歸家安排土窰。竟將無數珍品忍心拆毀。運入窰門。如法燒煉。盡成黑炭。於是重運入市。平價

脫售。所得利益僅抵百一。

如來智慧德性。盡人同具。不過塵世衆生大半被情欲錮蔽。以至妙明真性不能顯現。如金生鏽。如鏡蒙塵。所以對那超情離見點塵不染的諸大聖哲。覺有慚色。一旦磨揩淨盡。妙明真性本來具足。並非前失。亦非後有。無如衆生昧昧。以爲佛道高深。不易問津。卽如諸聖賢衆。精修勤作的六度萬行。已覺不可幾及。動色自沮。甘心退墮。僅僅求爲緣覺聲聞界中奉法弟子。已覺費力。有如搢紳先生子。忍將沈檀珍器。輕易拆毀。送入土窯。製成薪炭。貶價求售。緣覺或觀十二因緣。斷除惑業。了脫生死。或得古佛經典。偶有會通。悟四諦理。四諦卽苦、集、滅、道。爲初發心人。開解起行的徑途。斷見思惑。成就了小乘聖賢。

經濟徒傷

奢侈是萬惡的導火線。節儉是諸福的養成所。世界上一切的物品。原有定數。這邊多消費了幾何。那邊便減少了幾何。少數人開了這個奢風。多數人便中了他的流毒。久久便造成了公共的困厄境界了。倘若有人關心世道。要想法挽狂瀾。不要說

勢力單薄。抵不得那滾滾橫流。止消自己拿定主意。在時勢的對面。把腳跟穩穩的站住。無論起居日用。在事事物物上。認定了一個崇儉的大主義。始終如一。百折不回的做去。效驗自見。家主能崇儉。始初僅僅感化一家。久後便感化親族鄰里。成就了一方的好風氣。還有許多同主義的遙相呼應。在他方面倡導節儉。久久這幾位挽回末俗的先知。影響到全世界。到處崇拜儉德。也並非絕對辦不到的事。

婆羅門教士中有一位善知識師。眼見國中奢風日盛。人心世道。大有江流日下的悲感。善知識師並不把這件事情看做等閒。竟把挽救奢風當自己肩頭上應有的責任。天天把提倡儉德。來做他的三業行持。甚麼叫做把儉德來做三業行持。意中要崇儉。想出許多崇儉的法子。便叫意業中做出的儉業。口邊也崇儉。說出許多勸勉節儉的好話。便叫口業中做出的儉業。自身一切行止一切作爲。一刻的不離儉德。做出許多節儉的好榜樣。便叫身業中的儉業。合身口意三業。一氣貫注的。從儉德一邊切實做去。便叫做熱誠提倡儉德的三業行持。大凡有志救時的。無論做何種功德。苟能照這個三業行持法做去。不愁做不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善知識師

三業行持的熱誠提倡儉德。地方上不久便有許多正人君子很表同情。聚攏來辦一個崇儉會。某日善知識師在同人前提議。酌定日期。舉行演講大會。演說節儉上無數的好處。使大眾開悟。當時會中同人一致贊成。善知識師又提議開會的一天。會中應備些很省費的飲食。所有安放飲食的器具。都用很質樸省費的瓦器。做與衆人看。當時會中表同意的。也占了多數。善知識師便派遣某弟子。至某處請竈業專家。陪同入市。採辦價廉物美的瓦器。某弟子奉師命。即赴竈業專家所在地。中途遇瓦器竈送貨人。驅驢拖車。滿載著新瓦器。入市求願王。驢性甚劣。行行且止。送貨人屢加呵斥。驢性頑皮。並不在意。送貨人揚鞭痛策。催驢前走。驢不向前方進。卻回頭向側而行。適逢低凹處。驢一失足。貨車傾翻。新瓦器盡數破損。送貨人無奈。牽驢拖空車。返瓦器竈。向主人啼哭。陳訴中途失事的情形。某弟子見此情形。意頗不解。便問送貨人。何從來此急淚。送貨人答道。我隨主人辛勤製造。費了許多時日。方成這許多瓦器。滿想入市去易金錢。這頭惡驢。竟立時盡數打破了。我們多日造成的瓦器。況且主人愛我。付我全權。我今爲這惡驢。誤了主人的事。辜負託付。既恨

且慚。所以悲苦。這愚癡的弟子錯會意思。卽自忖量。以爲這頭驢子本領可真不小。瓦師主僕多日的辛勞。僅成若干瓦器。驢子只消片時工夫。便把他們多日造成的東西破壞無遺。豈非瓦師主僕的多日工夫。還比不上驢子片時麼。便向瓦師問道。這頭驢子。能否出讓。如能出讓。我當買去。瓦師歡喜。卽便賣與。某弟子洋洋得意。騎驢歸家。善知識師問弟子道。爲何不請瓦師入市。挑選瓦器。騎驢來此。何爲。弟子細述所見。並與師言。瓦師與僕費多日工夫。造成若干瓦器。這頭驢子止消片時。便能夠毀壞無餘。瓦師無能。所以不與同來。這驢子的本事大。所以出錢買回。咄哉弟子。昧於事理。徒傷經濟。有害儉德。善知識師念弟子的愚蠢。恕他過失。姑不計較。又恐不教。養成劣性。遺誤後來。便向弟子善言開導。汝心雖好。汝意實誤。不知這驢受主人恩。終年飼養。未報主德。反毀壞主器。厚招損失。這劣性驢。雖養百年。也無寸益。你買這劣驢。最不上算。反妨害儉德罷了。

有一種人。入世多年。一切幸福。現成享用。年年月月。受著人間的供養。未曾出過分毫心力。酬報人間。偏偏作惡造孽。擾亂損害人間。背恩負義。毫不慚懼。比那劣驢。不

相上下。

慾海沈寃

茫茫業海。多因愛欲造成。鬱鬱苦輪。只爲色心未死。女色有驅策無數。青年變成白骨。的魔力。有毀滅多衆廉恥。破壞倫常禮義。使衣冠人物霎時間變爲禽獸的誘引。力。日明菩薩說。女色乃世間無形的枷鎖。凡夫戀著。往往不能自拔。又說。不德的女人。言甘於蜜。心毒於砒。譬如淵停若鏡。中伏蛟龍。叢山產寶。內有豺虎。親近女色。消滅慧明。譬如高羅。羣鳥誤入。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輕投。獻身刀俎。惟大智慧人能及早覺察。善自遠避。不稍被惑。亦不失足。大寶積經說。應知女色是發生許多苦惱的根本。是發生許多障礙的根本。是引起許多殺害的根本。是惹起許多怨對的根本。是使耳聰目明的人變爲聾瞶的根本。應知女色有役使聖衆。失却慧明的邪術。應知女色如熱鐵華散布地面。使人赤足踏著。生陷火獄。又說。以何因緣名爲婦女。能使衆生身負重擔。化智爲愚。故按不知自立自拔的女子。但知以色事人。所以造出許多業障。若講到究竟。這個色身。不過十二原質暫時假合。不問男子女子都

無插脚處。作何差別見。昔舍利弗見散花天女。問何不變却女身。天女答言。我十二年來。覓女子身。了不可得。教我變個甚麼。這種教訓。願普天下女子。都牢牢記著。打破色蘊。崇樸率真。自立立羣。保持自在無礙的常住真性。慾海同狂及發康寶鑑。詳盡痛切。宜各體悟。

親近女色。容易使修士們墮落。如來曾借著一件故事警誡多衆。說道。古時有人。因小事逆暴主意。暴主執鞭痛責此人背。天暖衣薄。背受重傷。事後暴主忽然發慈念。欲使鞭瘡速愈。急取馬糞塗於傷處。鄉愚見此。心生狂喜。便自念言。我雖未學醫。從今以後。醫治金瘡。有妙方法。假使實驗成功。馬上可充傷科醫士了。即歸去吩咐家人。急取鞭來。自卸上衣。堅囑家人向背痛鞭。與家人言。我得良法。今欲親試。儘請著力。鞭至膚破。血肉橫飛。我不生怪。現有治瘡好藥。是不用錢買的。可取馬糞塗瘡。傷處。能早結疤。不至潰爛。

世間有等初發心人。所抱知見。髣髴類此。聞有人言。修不淨觀。即得除去五陰身瘡。五陰即色受想行識五蘊。便欣喜若狂。向人說道。我今欲實地試驗。親近女色。徧嘗五欲。觀察不淨。到何程度。那知自家情識未拔。道眼未開。但見女色。忘却不淨。正如乾柴接近烈

火轉被女色惑亂。會幾何時。精髓枯竭。百疾緊隨。諸苦環逼。慾火灼身。葬身火獄。不得出離。受苦長劫。

荷池竊賊

天下最痛苦最不自在的。是一種逼迫的境界。或被風尚所逼迫。或被情慾所逼迫。或被不肖心所逼迫。或被生死苦所逼迫。種種不自在。都從徇欲中來。欲求解除以上所述的諸般不自在。莫不以離欲爲要著。

西藏舉行大祝典日。舊俗全國婦女都須覓得優鉢羅華。即初開放的蓮花做髮邊插戴

的入時裝飾物。倘若有人不得此物。大衆便瞧他不起。所以在這一天。婦女髮邊沒得插戴此華的。認爲最大的恥辱。優鉢羅華。不過在採下的當日。很鮮美可愛。隔宿便憔悴了。萬不能豫先儲備的。一般操優鉢羅華臨時生涯的人。便居爲奇貨。定價很貴。無財力的。每以覓得此物爲苦事。有一貧婦。囊中空無所有。但是他的虛榮心。比起富貴人家的婦女。卻不讓分毫。貧家婦在無可奈何中。忽然想出一個恐嚇他丈夫的計策。厲聲厲色的對他丈夫說道。你若能覓得優鉢羅華來。給我戴用。使我

不在衆人前丟臉。我便安心做你的妻室。倘若覓不到這種非常需要的優鉢羅華。沒奈何。只好與君宣告離婚。另走我的路了。那位窮漢。因爲景況艱難。平時對於妻室。只好採用一種溫柔退讓的方法。免惹煩惱。却是抑陽扶陰慣了。便犯了幾分河東獅吼的毛病。這一天。他的妻室說出那很不近情理的說話來。實在是自然的結果。並不是憑空發生的了。這個難題。從他妻室嘴邊輕輕便便的吐出來時。這位窮漢。到也並不雙眉緊鎖。做出那束手無策的窘狀。他當時澄神一想。在自己心上商量道。我手裏既然沒有餘錢來買優鉢羅華。此時惟有王家花園裏大荷池中的優鉢羅華不消出錢。但是自己的身分又穀不上向王家請求賜給。一轉念間。便逼向那不肯的一路上去。以爲只有設法偷取。但王家法度森嚴。不比尋常人家。管園人必定精明強幹。很不好惹的。怎能進去採取。再一轉念。忽然狂喜。以爲王家花園荷池中。定然養些鴛鴦鳥。鴛鴦鳥叫起來。又文雅。又好聽。與別種鳥叫出來的聲音大不相同。因爲鴛鴦鳥叫出的聲音。這般文雅好聽。所以他平時苦中作樂。曾經揣摩過。覺得有七八分相像。往日在無意中。用下了好頑的一段工夫。不料到今日發生

出巧妙的作用。正好假充鴛鴦。免得管園人疑慮。方便採取那萬分需要的優鉢羅華。所以想到這裏。就不覺的笑逐顏開了。窮漢計劃已定。便絕早走進王家花園。採取了優鉢羅華。正想出園。從舊路回去。那知管園的認真辦事。東方紅日未升。他已早早起身。進園巡察。當窮漢臨走未走時。驀然聽得有人走來。急忙走入荷池。隱身荷葉叢中。整備學做鴛鴦鳥。管園人入園巡察。他眼光非常銳利。偶然看見草頭露珠現了變相。他的心機很靈慧。以爲莫非因今日優鉢羅華代價高昂的時候。有甚麼竊賊進來偷取鮮花。去尋奇利。便隨著形跡可疑的一條線路尋去。直到池邊。見一角荷葉上面擎著的露珠也現了變相。知道這裏定有人來。但此時竊賊在不在。未敢武斷。姑且使用鉤取法。試探一下。再作計較。便故意的厲聲喚道。池中是誰。這位窮漢在驚魂未定時。忽然聽得這般十分嚴厲的盤查聲音。竟然失口答道。我是鴛鴦。管園人立即入池擒拿窮漢。拖出水面。用繩緊縛。押去見王。請求處分。窮漢駭極了。求自解救。途中和聲作鴛鴦鳴。要證明他是鴛鴦。不是竊賊。管園人發笑道。你爲何不早些學鴛鴦叫。直到現在。纔想充作鴛鴦。有何益處。

世間有許多人。平時看見青天沒有箬帽。大甚麼名教。甚麼國法。甚麼因果。一概不放在他的眼裏。儘量去做那傷天害理的好惡行爲。直到臨命終時。方纔學那病鳥臨死時發出的哀聲。說道。我現在要發心修善了。不知大限到來。自家已分毫做不得主張。雖然要想革面洗心。從新做個好人。已經來不及的了。正如偷取優鉢羅華的窮漢。身已被擒。將受處分。方纔學作鴛鴦叫聲。濟的怎事。

迷津失眼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世上的危險。大半是從失却了眼目。失却了正當主張來的。如來在迦蘭精舍。演說般若波羅蜜多。認般若爲一切菩薩道的根本。說道。譬如眼耳鼻舌身五根。發生視聽嗅嘗著五識。能取色聲香味觸五塵。一一官能。顯出一二作用。一一塵垢。惹起一一煩惱。推尋究竟。都是一個無明識心。做了五塵根本。若離却了無明識心。自然色聲香味觸一切煩惱境界。都如雪點紅爐。立刻化爲烏有了。所以諸大菩薩修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種波羅蜜多。在在處處。時時刻刻。都要受智慧的保護與調遣。如赤子離不得慈母一般。若偶然離却了智慧。那末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各種波羅蜜多。一齊不能成立。譬如商主入海採寶。要得船師。方能直向寶所。隨意拾取。世人多昏昧。往往反背了正道。要想僥倖成功。實在可憐。有一故事。可借他顯出一般人的謬誤。試引證如下。

古時有一輩想發財的人。生長在內地近水地方。粗知水性。做些水面生涯。聽人說要得奇利。必須漂洋過海。方能覓得意外機緣。這句話鑽進了他們耳朵裏去。做了種子。在他們心地上。慢慢的生根發芽起來。他們日思夜想。要做那海面生涯。念念不休。禁不住嘴邊常常說起。此唱彼和。三三五五。把入海尋奇利一句話頭。說得非常的熱切。便有一人出頭。約同幾個有這種意思的朋友。找到了堅固船隻。預備了許多糧食。與那一切少不了的應用器具。正要開船。內中有一位精細的說。我們大家都沒有在海面上走過。與其冒險胡走。不如請一位老航海的。做了我們的導師。纔算得千妥萬當。衆人一想不錯。便在外面分頭打聽。竟被他們請到一位老航海的。做了那海船的眼目。馬上起程。走了許多日子。經過一個小小的海島。移船傍岸。大家走上去搜尋寶物。忽見一所古廟。問守廟的道。這廟裏是何種尊神。守廟人答

道。廟中是海神。向例凡海船經過這裏。求一路風平浪靜的。須用生人當做牲畜祭獻。方能受尊神暗中的保護。那些入海覓寶的朋友。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的商量道。在海面上行走。風浪是要求他平息的。要風浪平息。尊神前的祭獻。一定少不得的。但是我們同伴裏。殺了那一位好。我等夥伴。不是至親。便是好友。沒有一個人可以充當祭物。後來有人低低說道。想來想去。惟有老航海的導師。非親非友。此人可以殺得。大家當時也沒有甚麼好主張。沒奈何。回船便把老航海的殺却了。充作牲畜。入廟祭獻。祭罷。在小島上搜尋一周。沒有甚麼寶物尋出。即時放船。向那一望無涯的大海當中駛去。他們鹵莽無知。把導師殺却了。迷失方向。在大海中。被惡風浪擁來擁去。直到糧盡力竭。終無出路。都饑困而死。無一生還。

世人既經知道世間種種苦痛。有些醒悟。要想投身法海。尋覓珍寶。應當勤修戒定慧諸善行。認定這善行爲出苦的導師。無如多生業重。邪見橫生。破壞善行。到底埋身在生死長途。永無了期。歷三惡道。受苦長遠。有如海商愚昧無知。爲奉淫祀。殺却導師。在大海中問津無處。迷失方向。竟饑困死。

方便多門

藥材無論貴賤。能治愈疾苦的。便是良劑。如來大醫王。方便有多門。演說諸境界。示現方便法。對了慳貪境界。方便示現施捨的法門。對了放逸境界。方便示現約束的法門。對了衝激境界。方便示現安忍的法門。對了怯退境界。方便示現勇進的法門。對了妄動境界。方便示現休止的法門。對了煩惑境界。方便示現覺照的法門。對了污濁境界。方便示現潔淨的法門。對了煩熱境界。方便示現清涼的法門。對了急迫境界。方便示現和緩的法門。對了濃豔境界。方便示現恬淡的法門。對了喧擾境界。方便示現寂靜的法門。對了束縛境界。方便示現解脫的法門。爲多方救濟的緣故。在苦海中放著許多方便筏子。接引衆生。度登彼岸。

古時有一國王。年漸衰老。每苦膝下無人。某年生育了一位公主。愛憐過於掌中珠。恐怕風燭餘年。不能目覩公主的長成。忽然生出一個癡念。以爲醫家有挽回造化的本領。何不請御醫來商量。或者會有個滿意的解決。御醫到來。國王便把年事衰老。與自己希望公主急速長成的意思。告訴御醫。求御醫想一個好方法。代覓良藥。

使這小公主立刻長大。御醫知道國王犯了神經病。且平日性情又很固執。因此不
便直言。徒惹煩惱。略一思索。便尋出一個開權顯實的妙法來。便順水推船一般的
回答道。大王放心。准定遵照大王意思。入山尋藥。配合成方便變化的丸散。使小公
主服了。馬上長大。這種妙藥。我身邊現在沒有。且待他日遍踏名山。得藥歸來。和丸
進獻。但是大王既把公主交我手中醫治。撫養管理。應給我全權。由我支配。就從今
天起。大王暫勿與小公主見面。若要相見。須待公主服了方便變化的妙藥以後。國
王點頭承認。從此把哺乳的做師保的一輩子。使他隨著小公主。另外安置在一個
深宮裏。重門鎖閉。隔絕往來。御醫安排停妥。即輕裝遠出。一路遊歷名山大川。搜求
妙藥。御醫去後。遙遙歲月。杳無信息。經十二年。方始得藥歸來。和丸進獻。公主既服
藥。然後出鑰開重門。使師保導公主出深宮。前去見父王。王見公主儼然成人。歡喜
無量。王自忖道。好一個御醫。果然學究天人。功參造化。妙藥一投。使赤子頓變青年。
即便吩咐左右。開了寶庫。取出無數珍物。賞賜御醫。當時王宮內外聞知此事的。都
暗暗的譏誚國王不懂得計算生後年月。自然長大的道理。却因十二年不見的緣

故便歸功於藥力。好不愚癡。

有等世人的入道因緣也。與這事相髣髴。當他初發心時。到了善知識處。便刻不容緩的請求道。弟子願求道。懇大師大發慈悲。方便指引我。使走捷徑。一入門去。立地成辦。善知識師因病付藥。開方便門。教他坐禪。觀十二緣起。十二緣起。一名十二因。無明。爲過去無始之妄動。造成現在。未來一切苦趣之遠因也。二曰行。依過去之類。感所作種種善惡之行業也。三曰識。依過去時代所作之善惡業。而爲現生受胎之類。種子也。四曰名色。在胎中漸有心身發育之位。名爲心法。心法不能以體示之。但以名詮之。則爲名色。即有形之色身也。五曰六入。六入即六根。爲六根具足。將出胎。入世也。六曰觸。受外界軟硬冷暖澀滑等種種刺。惹起識情也。七曰受。自六根強七歲後。漸次對於事物。有識別苦樂成受之位也。八曰愛。自十四五歲後。生有種種強盛愛欲也。九曰取。成人以後。愛欲愈盛。馳驅諸境。取求所欲也。十曰有。因愛取之類。煩盛愛種。業。招未來之果。爲有業也。十一曰生。依現在之業。受未來之生也。十二曰老死。未來時緣盡。卽種之境界也。

慢慢的積累了許多功行。這位貪便宜人。居然成就了肉身菩薩。既得道後。心開意解。觸處光明。便踴躍歡喜。感謝善智識師道。快哉大師。使我方便進了最妙之門。

四個階級

十圍大木始於幼芽。百尺高臺築於寸土。萬里行程起自脚下。千秋大業造自現在。

法

味

四個階級

古來多少成功的人都從勇猛精進中來。不從因循觀望中出。須知一數是多數的。剖析體。但有一數。無庸退却。多數是一數的積累體。縱有多數。無庸傲視。傲視與退却。都非載道之器。真正進德修業的。始終沒有這等自割自誤的行爲。無論成辦何項功德。貫徹何種期望。總少不了四個階級。四階級怎麼說。第一步信向。第二步志願。第三步力行。第四步證入。

大凡遲疑不決的。終身不會找出甚麼成功的機會。却是他們並非棄材。不過如同著濕的木柴一般。一時發不出火力來。倘使有緣遇了善知識。不時開導開導。或者偶然得著好經典。息心靜氣。研究研究。疑團自然打破。倦眼自然開放。好像著濕木柴。放在透風處向陽處。不久內中原有發光發熱的本能。到底不會埋沒。所以最初發心。灌輸常識。爲第一件要事。因爲常識能破疑網。疑網一破。信心自然透發。信向心爲入道總根。沒有這信向心的。便沒有入道的根基。所以堅固信向。爲一切成功者的第一步緊要工夫。

世間萬事。無一不從玲瓏無比變化無窮的心地中造出來。大眾不要被現前的呆

板境界瞞過。若能用著飲水思源觀果知樹的一個探索方法。了解現前的一切境界。便覺得都有蛛絲馬迹隱在一邊。善於探索究竟的好像看著掌上螺紋一般。清清楚楚。絲絲縷縷。直窮到底。還你顯出事物物一個策源地來。這策源地並非甚麼奇異境界。就是上項指出玲瓏無比變化無窮的一個心地。心地雖人人都有。的東西。却因為不能人人利用這心地的緣故。所以創造史上。不能人人爭得一個坐位。創造史上占坐位的。不過最少數的幾個天才。與那從死工夫裏打開一條出路的幾位人傑罷了。玲瓏無比變化無窮的一個形容詞。說起來聽起來記起來都覺得費事。姑且採用記憶術上一個概括法來做定評。可改他名稱叫做志願。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志願的簡單名詞。當做能伸能縮的顯微鏡望遠鏡用。照著世間任何事物。馬上可以清楚認出爲誰氏的單獨志願中物。或某某氏的複雜志願中物。志願能創造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界中一切事物。凡有志立業有志入道的。沒有一人可以一步離開這個志願關頭。做那有限無限前途的數量。所以確立志願。爲一切成功者的第二步緊要工夫。

但是蒸砂不能成飯。畫餅不得充飢。凡事總要求個實際。一步不走。一步不到。古人說話。一些不錯。所以但有信向與志願。仍舊空空洞洞。無何把握。譬如創辦一個大工廠。信向不過是提起了企業的興味。志願不過是演出一個豫算表。草成一個廠場圖罷了。以後還有沒限量的長時間的鉅大工作。下了十百千分心力。纔結了十百千分心力的晶。下了萬億兆無量數分心力。纔結了萬億兆無量數分心力的晶。存一分偷心。便來一分失敗。出一分死力。便得一分受用。所以前途的成敗生殺。不必問到將來。只消問著現在。不必探聽輿論。只消根究自己。無論辦甚麼微小事業。欲求成功。都少不得這力行工夫。何況要舉辦橫盡十方豎窮三際的大事業。那得有一分秒時光。可以任憑自家逍遙放逸著。所以策己力行。爲一切成功者的第三步緊要工夫。

種竹得筍。栽蓮得藕。擊石出火。鍊鐵成鋼。凡一切境界一切事物。無主義。無籌量。無工力。無時間的萬不能成就。能識別。能進取。能專一。能耐久的也。斷不會落空。最後五分鐘所得的慰心境界。便是前此所納幾多代價的揭曉。假借不得。掩藏不得。所

以證入境界。爲一切成功家最後成熟的時期。也是一切大成功者所經歷的最後一階級。

大覺如來曾揭出一件故事。勉策一切修士們。說道。有一出身寒微的經紀人。憑著他辛勤刻苦工夫。手邊慢慢的積聚了若干財物。他卻不知自量。要想追步當地的某富豪。但是在產業上面。沒有一部分可以與其富豪比賽得。這位經紀人便灰心喪氣。自嘆命薄。要想把手中所有的少數財物一齊拋棄到長流水裏去。鄰翁聽得這個消息。急來勸阻道。此物爲數雖然不多。正好維持你多日的的生活。你若把他拋棄了。不是連自己的生活都拋棄了麼。這種短見。千萬使不得的。

世間有多少修士們。雖然知道出離火宅是一生大事。可惜貪心未死。瞋火未降。看見幾輩德高望重的受著多人的崇拜。享用多大的供奉。自己貿然與那根基厚重的比較。覺得相形見拙。他不自知愧奮。力圖上進。反心懷愁苦。自甘退墜。正與比富的癡人同一失算。中道自畫。實在是無形的自殺。此等劣弱的知見人。不論投身在何業中。都無後望。何況擔荷如來大法。但擔荷大法。原非甚難之事。在大覺如來無

量法門中。任取一法門。只消按照信願行證四步工夫。切實做去。都有登峯造極的一天。

一切重擔

如來警告出家二衆言。一切善男子善女人。汝等出家。已經方便離欲。獨棄重擔。算得脫縛。何尙不能放下重擔。諸弟子答言。弟子等自問。已無所擔。佛言。汝作佛子。尙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汝重擔。專求供養。蓄積所有。是汝重擔。同學不和。濫親塵俗。是汝重擔。德薄自大。貢高驕慢。是汝重擔。恃智欺愚。輕視多衆。是汝重擔。很戾自用。不受忠告。是汝重擔。食無節度。嗜酒貪味。是汝重擔。法服不具。著俗衣裳。外似法侶。內實害馬。是汝重擔。不制六情。毀戒犯惡。是汝重擔。借名募化。輝煌寺廟。求適起居。是汝重擔。不修內行。祈請福願。爲自爲他。墮差謬障。是汝重擔。假託佛法。呪術治病。盜名惑世。是汝重擔。玷辱法門。犯殺盜婬妄四波羅夷重罪。是汝重擔。棲息無恆。不還廟房。長年役。忘失出苦大事。是汝重擔。此種種擔。今不捨。後入地獄。然而地位最高。受祿最多的。所受的煩惱也最大。在大富貴地位的。若是稍些有一

點兒宿世善根。一旦覺悟。成就的功德。也非同小可。試看大藏經所載數千年前。以國王身。放下重擔。發菩提心。出煩惱獄。入不二門。成功希有無比德業的。也不在少數。昔有一王。覺得身在王位。並無樂趣。山珍海味。吃的滿嘴苦。重茵疊褥。弄得一身糟。一開眼。一閉眼。都屬是非海。整日夜在煩惱熱中。不得自在。要想撥開一切。避到無憂園裏去。靜養幾天。吩咐侍者道。替我捧一靠椅。到無憂園中。以便坐息。時侍者暗自思維。以爲捧椅遠行。得毋手酸。中途止歇。因隨王後。亦不得自便。便對王言。我願擔椅行。王言。肩上善負重擔。擔行良好。隨員三十五人。亦可各備一椅。一椅擔去。侍者本來只消受一隻靠椅的負擔。因方纔多開了一聲口。馬上加了三十五倍很重的負擔。所以到了這時。顧不得死活。再也不敢多開口。竟挑起重擔。左右捱肩。長途辛苦。到園方休。王與隨員。稱了游樂之願。且得安穩座。惟彼侍者筋疲力盡。有苦沒處訴。王非有意虐待侍者。但見人挑擔。毫不費力。事非親歷。那知究竟。一語作威。將人磨難。造成過誤。惟彼可憐的侍者。爲貪便易。故幾至壓死。一入奴籍。便失却自由。任人指揮。一失計校。便身受重累。惹人笑話。

世亦有人見一鍼隙。不早堵塞。旋成裂縫。彌補不及。卒使全船因此沈沒了。亦如在清淨地上。見一絲婦女髮。自言持戒。不速拾去。日久習見此種不潔淨物。以為平常。漸漸被煩惱惑業牽引束縛。接近一切不淨的三十六物。不以為醜。至末後返省。覺得不妥。忙將三十六物一時檢去。不知慚愧。何異侍者肩荷重擔。呼冤無處。人身有

不淨物。一、外相十二。即髮毛爪齒涕淚屎尿垢汗。二、身器十二。即皮膚血肉筋脈骨髓筋骨腦膜。三、內物十二。即肝胆腸胃脾腎心肺生藏熟藏白痰赤痰。

待果親嘗

世出世間。不離因果。死生生死。離合合離。以及一切壽夭強弱盈虧得失苦樂成敗。循循環環。無休無歇。因因果果。互消互奪。照很淺近處看去。播何因。收何果。是很容易明白的。大凡奢侈的多窮愁。暴戾的多衝突。貪詐的多傾覆。姪縱的多夭折。情逸的多無能。鹵莽的多敗事。偏激的多召禍。躁急的多無恆。遲鈍的多失機。仰賴的多受制。刻薄的多失歡。舉一反三。正如拍皮球。就力用的多少。和拋著處的鬆緊下。可以判定反應的程度。這因果之理。在淺近處看。無論甚麼地方。都可以找出此因彼果的線索來。如就深遠處說。一切過現未來複雜的因緣。非待證到六神通力時候。

便不容易了。了取決。不過人到中年。經歷漸多。雖然不曾修證到甚麼境界。也自然漸漸的在因果律上。增進了如許的了解。

如來善說因果。爲方便初發心人計。先隱隱約約的借一件故事來。做一研究因果的發端。古時有一位齒德俱尊財產富有的大長者。望重當時。某年月。長者家人演出一段新聞。轉瞬間喧傳遠近。這時長者家中有許多人。被風寒病所傳染。近處找不到良醫。惟有形似檳榔的菴摩勒果。善散風寒。家人中只有一蠢僕未染此病。便給資囑僕向某果園主人。買取多數的菴摩勒果。僕臨行時。長者叮囑道。爲我告知果園主人。須挑選甜美的佳果。不甜美的未曾成熟的菴摩勒果。不要攙入。蠢僕點頭。欣然持錢而去。至果園。向果園主人說明來意。並家主的吩咐。園主道。客人千萬放心。在我手中售出的果子。都是非常美味的佳果。如有劣果。我早已在採取時。剔除淨盡的了。客人可任便取一果嘗試。便知本園的無欺。蠢僕不識好歹。在誠實人前。發出以小人腹心忖度君子的脾氣來。說道。若單單嘗一果。那能決定衆果都是這樣。你替自己的果子說好話。我卻難相信。我現在須一枚一枚的親口嘗過。果然

甜美的。方纔收受。園主道。客人的用意。固然很周到。但是果子破了相。不好見人的。如有不甜美的果子。咬破了還我。儘可收受。若是本來甜美。被客咬破了。萬不能退還的。蠢僕道。這個辦法很公道。我們就照這樣辦。蠢僕竟趁著自家的癡蠢性子。取菴摩勒果。一一嘗遍。覺得一一甜美。沒得話說。即付了果子的代價。攜了滿筐咬破的果子。匆匆歸去。長者聽見很重的脚步声。知到蠢僕歸來。便隔簾問道。甜美的菴摩勒果。買到了麼。蠢僕忙的答應道。有的。真個甜美。我都檢查過。一些不錯的。果園主人真不愧爲老少無欺呢。蠢僕進內。置果案頭。長者起身取果。但見滿筐佳果。都已破了相。知經蠢僕的口咬過。念他愚誠。恕不與較。但心中厭惡。此許多破相的果子。竟完全向窗外拋去了。

嚴守戒行。與慷慨布施的。久後大都得著了無量幸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了善因。自然得好果。世間一切富貴貧賤。康強殘廢。壽夭得失。種種境界。萬有不齊。都是往時的業力。造成現在狀況。肉眼不知推求。自然而然的循環至理。於因果報應。概不在意。說道。要我深信不疑。除非得福受禍。待我一親歷過來。所以浪擲一生。造

下彌天黑業。一旦眨眼墮入五無間獄。如蠢僕管果。一切都棄。五無間獄。印阿鼻地獄。一時無間。二形地獄。無間。三受苦無間。四纏。五無間。五命無間。其詳見地藏本願經觀衆生業緣品章中。

醜約自縛

人若一刻顛倒在煩惱海中。便成了一刻中的有漏相。終日夜顛倒在煩惱海中。便成了終日夜的有漏相。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門頭。都是漏洞。眼逐色。成視漏。耳逐聲。成聽漏。鼻逐香。成聞漏。舌逐味。成嘗漏。身逐溫柔細膩等種種境界相。成觸漏。意逐前際後際一切幻空際。成念漏。有一漏洞。即足以戕慧命。何況兼犯諸漏。欲轉有漏爲無漏。當修戒定慧三般清淨法。有漏相最易識辨處。就在貪瞋癡三般毒餒上。有一海客。從他國歸來。攜帶各種精美的食物。分送給各位親友。客至某愚夫婦家。贈與牡丹餅三枚。客去。夫婦分餅。各得一枚。他們同時吃餅。覺甘芳適口。嘆爲希有。餘餅一枚。視爲至寶。愚夫愚婦爭欲得餅。遂訂一約。互相賭賽。該約謂僅留一牡丹餅。夫婦二人命分中各有半餅。但一剖開。便失圓相。實爲可惜。不如暫留。用作賭賽。誰嚴守口。便算得勝。誰先開口。輸却半餅。此約立後。夫婦二人守口如瓶。爲不忍犧

性半餅故。都變成入爲的啞子了。隣近無賴某知有此事。以愚夫婦爲可欺。白晝侵入盜取財寶。愚夫婦家所有一切值錢的衣物。盡被無賴傾箱倒篋。搬運一空。夫婦二人被約束縛。白瞪著眼。一任所爲。居然不作一聲。某無賴去後。又來。肆行無忌。竟在愚夫之前。侵犯其婦。在婦人身上搜索銀貨。那愚夫爲了爭取一餅。卻任婦受辱。見如不見。這時婦人既羞且憤。耳熱面赤。更耐不得了。便高呼有賊。無賴大驚。急忙逃走。婦責其夫。汝何一癡至此。爲一餅故。見賊不喚。愚夫拍手笑道。咄。蠢婢。我今得餅。汝已無分。事被鄰里所聞。傳爲笑柄。

世上有許多人。爲小名利。迷著不悟。被自私自利貪求不已的無賴心所侵略。喪失法財命寶。毫不措意。如彼愚夫爲爭一餅。任賊入室。盡失所有。方且自鳴得意呢。

妬徒壞法

舟行岸退轉。人去月追隨。究竟岸頭退轉乎。舟船進行乎。月亮追隨乎。行人自去乎。苟非蒙童癡漢。本來如何。自然不消說得。眼中所見。無非幻狀。如鏡中影。如水中泡。不可捉摸。卽想捉摸。也是徒勞。須知耳邊所聞。豈真消息。如蚊聚雷。如蛙鬧鼓。那可

輕信。如果輕信。便落迷惑。大覺如來法要。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十方。不在一切方。亦不離一切方。極樂世界。卽蘊藏妙明真心之中。當今活佛。也不出本來面目之外。可憐塵世衆生。整日整夜的夢想顛倒。我執熾然。法執熾然。平地上翻起波浪。同室中惹出干戈。豈知千燈一光。千光一照。此中本來無有界域可分。識得破這層道理。隨時到處。受用無窮。參不透這個關頭。說法參禪。都成障礙。

昔有一長老。天資聰慧。勤學好問。以是因緣。廣智多能。探求妙諦。推陳出新。辯才無礙。騰譽士林。可惜因役腦過度。不善調和。血氣運行。遂失常度。上壅下竭。成癱木病。日夜兩脚如冰。有二弟子。篤志修學。緊隨病師。不離左右。師弟相倚。互求裨補。師爲講學。弟行按摩。人摩一脚。當作常課。此兩弟子互相嫉妬。積不相能。有如水火。一日。甲因事外出。乙心陰險。想毀了甲的功績。竟將他所摩的脚。用石打折了。甲歸見狀。不禁淚下。知乙所爲。萬難饒恕。俟乙他往。也不肯干休。將他所摩的脚。照樣打壞了。誰知法門弟子。也犯了這樣彼此不能相容的毛病。學方等的排斥小乘。學小乘的謗毀方等。升座說法的輕視宗門。習靜止觀的唾棄教乘。從千燈一光。千光一照。本

來無有界域。可分中。橫使了衆生知見。強分出如許界域來。遂使如來教典。落莫千

秋。方便法門。變成絕路。釋迦如來成道以後。說法五十年。分五時期。第一期說華嚴

十二年。爲淺根衆生。說世間因果。說諸苦集因。說滅苦得樂法。說大道修證法。爲知

苦斷集滅修證四諦法。使大衆因此證入無生無滅的難談果。第三期說方等八

年。習大乘法的。既得成就。羅漢。大我執。已打破。一切小機。尙在膠黏。第四期說般若

若凡二十二年。發揮大乘無上妙諦。掃盡諸障。於真空中。顯出金剛寶相來。爲新日

菩薩。得菩提證。涅槃的要領。所以般若。又稱爲佛母。第五期說法華八年。涅槃一日。學

出。開示前此所說三乘權法。爲方便攝引。故。既已到岸。方便筏子。便須捨離。到此顯

涅槃。永住常寂光中。如來出世本懷。如是如是。鈍根衆生。未

識究竟。妄生分別。操刀破鏡。弄斧傷手。瞞目生華。實堪憐憫。

疑鬼失明

真性如水。妄念如波。那水本不波。因亂動故。其實全真成妄。全水成波。那波本是水。因休止故。其實全妄成真。全波成水。須知止與覺爲緣。故返妄歸真。化波成水。不到智光顯現時。妄情波相不能破除。又亂與昏爲緣。故役真爲妄。牽水成波。不到黑境現前時。本性湛水不致動搖。可見寂照便覺。失照便昏。故修證工夫。惟照善入。觀照工夫。便是居三德中最高位置的般若德。譬如長途行客。觀日影去來。便識東西。又

如多欲。凡夫觀衰老病死。便能覺悟。有了般若德。然後動轉可以自如。不被煩惱黏縛。便從般若德中。產出解脫德來。有了般若德。然後心機穩定。不失本來面目。便從般若德中。產出法身德來。故失照與寂照。實爲出入生死海的緊要關頭。因此如來提出一樁故事。證明觀照工夫的吃緊。

有一第宅。自主人病歿之後。空閉多年。無人棲息。因此狐鼠怪鳥。借作巢窟。跳躍喧擾。諸物作怪。隣右無知。疑爲鬼物。一傳二三。由十及百。人多怖畏。莫敢輕入。此時衆人。輕於聽信。形容失實。怪談遠震。某日薄暮。來一豪客。自稱不畏鬼域。激於人言。虎然直入。熄燭坐守。待與鬼搏。越時無幾。又來了一位壯士。是遠道來獻技的。心中亦無所畏。那時萬籟俱寂。古宅門緊閉著。正想撞門而入。這時豪客以爲鬼至。抵門不令入內。壯士卻未知有客先至。認爲鬼怯。定要進去。二人暗中惡鬪。宛如兩虎相爭。拳足交加。不相上下。直至天明。彼此見面。方知非鬼。方知非悔。

人間萬事。莫不類此。因緣成熟。暫時幻化。富貴功名。電光石火。恩愛慾樂。無非枷鎖。膿胞苦聚。借皮包裹。早晚蛻化。何曾有我。衆生迷執。是非橫計。捨命肉搏。相持不已。

妖夢始破。曉鐘聲裏。本來無有。何從爭起。

繫說

百喻經中所載故事。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錄出。中天竺尊者僧伽斯那。爲開發新學者。撰述此經。距今一千四百二十九年。南齊永明十年秋。天竺求那毗地法師所譯。南京金陵刻經處刊印流布。不慧徵求藏經中類於伊索寓言的著作。期廣介紹。以開信向弘。一上人深爲贊許。介紹此經。並介紹於張雲電居士。商請時事新報學燈欄主任李石岑先生。酌讓餘白。以宏勸發。此編敬遵古佛方便說法的權教教旨。並按照現代讀者眼光。演譯經義。間摛附古德法言。期增加讀者研求興味。凡萃成三十六篇。僅得全經三分中一分。拈一珠照周界。管一滴概全海。知讀者諸賢哲。於言外定多發現無量妙諦也。雪行謹識。

讀語

治國之道。務農爲先。救劫要旨。在治心田。一切殺機。從瞋心起。一切禍根。植於私利。羣治不修。醉生夢死。衆生性癡。誰與更始。清源正本。惟有革心。打掃心地。衆德之林。

心地法門。諸佛廣說。吁嗟末世。三慧難覓。演譯佛說。隨社會化。方便開發。俾易證悟。略一展誦。津津有味。治煩熱病。爲清涼劑。事屬修省。多士破疑。戒勿逐妄。羣倫去迷。是救世策。賴以勸亂。是苦海筏。渡人登岸。滄海一勺。顯實開權。爰作讚語。普告有緣。

中華民國十年七月九日仁農作於中州自新居。

增刊

海量驚天 卅六度集經

無涯

釋迦如來。在宿世尙未成佛。修行菩薩道時候。他的心地上。常放出光明來。把人間萬事。都看得明明白白。眼前的富貴榮華。都不能迷惑他。樣樣事情。都要在自己。分明亮的心中。照出究竟來。進一步更進一步的追究去。許許多多不實在的境界。一齊看透。所以覺得一切世事。如做夢。如變戲法。如吹肥皂水泡。如在燈下捕捉影子。如日初出時的草頭露珠。如天將下雨時空中游電。覺得一切無常。一切都站脚。

不住。譬如說不盡的離合悲歡。算不定的成敗得失。免不了的生老病死。眼前雖有幾多癡福可享。從菩薩慧眼中看來。無非不了的業債。毫無貪戀難捨的意思。既經看得地位的尊榮。一生的壽命。無法可以保得。所以決定將自己所有財物。作救難濟急扶危拔困的用場。盡量散施。大凡真心行事之人。所作所爲。不論大仁大義。大忠大孝。大俠大烈。爲羣衆所不能爲的一切大善事。莫不驚天動地。所以菩薩如此赤心濟世。散財作善。如大海一般的度量。早早驚動了天帝。

當時天帝知道菩薩慈恩深廣。不分親疏。不問貴賤。遇難卽救。有求必應。功高德大。古來少見。徧觀世間。南北東西。四維上下。十方少有。可是天帝的癡心妄想。一時打不破。爲己的私心一動。頓時覺得坐立不安。以爲菩薩做此大功德。將來不在我下。或者我的天帝位子。就被這位菩薩奪去。也未可知。那時天帝離了天宮。使出他的神通來。頃時間到了那位肉身菩薩面前。像變戲法一般。變出許許多多地獄苦境。自己卻變了一個道者。反向菩薩說道。大大的布施去救濟衆生。這一件事情。千萬做不得。將來眼閉以後。要入地獄受苦。煎炙春磨。毒刑嘗徧的。爲施受害。何苦如此。

你今施行恩惠。不怕今後當災麼。菩薩回答他說。我從未聽得施恩於人的善士。將來要入地獄。道者又故意說道。你如不信。可問他們在地獄裏受苦的衆生。菩薩便向地獄中許多受苦的發問。你們爲甚麼緣故。在這個地獄裏受苦。那許多受罪的齊聲答道。我等往日在世。用盡自家所有的財產。替大衆救災拔苦。毫不吝嗇。也不退悔。不知天道冥冥。作善諸人。反得罪報。來地獄中。受無量苦。

菩薩把兩道慈悲仁厚的眼光。射到道者一邊。再向道者發問。仁慈施惠的。死後受諸苦。然則許多受惠的。又將如何。道者謊言道。許多受惠的。命終昇天。都享天福。菩薩聞道者說到許多受惠的。死後都昇天。不復在人間受苦。作大歡喜。更明明白白。告訴道者說。我所以歡喜行這救濟大衆的事情。專爲大衆謀益處。假使他日死後。道者所說的話。果然一些不差。使受惠的個個生天。我的心願。大大的安慰了。行仁受罪。我願當災。只要救得大衆。不愁自己受苦。這是修菩薩道者所甘心去辦的一件大事。道者此時敬仰不已。和顏悅色的問菩薩道。你到底希望甚麼。修這個很高很大的善行。菩薩回答道者說。我求成佛。普度一切苦惱衆生。自己却願安住在不動。

道場。

言對一切世界上一切境界不生貪戀心。所以脫離六道輪迴的生死苦海。安住在佛淨土。永離生死苦海。

道者聽得這番高論。知菩薩的聖量。超出一切之上。收却了變戲法一般的許多地獄苦境。即便向菩薩叩頭謝罪。說出真實話來。說道：萬萬沒有實心行善慈濟衆生的大菩薩。沒福受享。且至當災入地獄受苦的事情。今菩薩德大功高。驚動天地。恐怕將來奪我天帝的位子。所以變戲法一般。變出地獄境界來。菩薩前試心。愚昧無知。上欺聖人。惟願菩薩慈悲。恕我重罪。天帝悔過完畢後。向菩薩前倒身下拜。拜完了站起身來。便回天宮。

死後受用 出大莊嚴論

圓淨

若命終時。欲齎財寶。至於後世。無有是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惠施。

古時有一國王。名難陀。向國中搜括了許多財寶。想預備著後世的受用。他估量著要將全國的珍寶都聚集到一己的身上來。不使有一點餘剩。他爲了貪財的緣故。還將自己的女兒放置在姪樓上。敕侍人說。有人預備著財寶來求女的。就將這人

和財寶帶到我這裏來罷。在這樣聚斂情狀之下。一國的財寶都蕩盡了。都聚於王庫了。

那時有一個寡婦。身邊只有一個兒子。自然看得像寶貝一般。却是這兒子看見王女的美貌非凡。心中就著了迷了。無奈他家裏狼窮。沒法可想。遂因絕望以至害病。甚至於身體瘦弱。氣息如絲。母問兒子道。你爲什麼病到這般田地呢。他把原委告訴了。還說。如果我不能和他交往。定死無疑的了。母親說。國內所有一切的錢寶都搜盡了。那裏去找呢。後來想起道。你父親死時。口中存有一個金錢。除非你把塚發掘了罷。這兒子果然聽了母親的話。即時去發了父塚。拿了錢。逕自跑到王女這邊來。

王女將這人連同所受的錢。遣送到國王處。國王見了。便對他說。你的錢從那裏得來的呢。他回答道。國內的金寶都蕩盡了。這是我從塚裏拿出來的。於是國王遣人去檢查虛實。果然看見他死父口中藏錢的所在。這纔相信了。因此國王思忖著說。我聚集了這許多寶物。原是巴望帶到後世去的。現在看起來。他的父親連一個錢

都不能夠保住。更何況這許多珍寶呢。因又想。到底有什麼方便。纔能夠使這許多珍寶隨我到後世呢。古時頂生王能夠將軍象馬和七寶帶到天上去。羅摩能夠造草橋得到楞伽城。我現在想昇天。却沒得梯橙。想到楞伽城。又沒有津梁。我現在真沒有法子將這珍寶帶到後世去呀。

那時有一個很聰慧知機的輔相。已經知道國王想的什麼了。因說道。王上想的道理很對。如果受後身必定要財寶的話。目前的珍寶象馬是決定帶不到後世的。爲什麼呢。王上現在的身體還不能夠到後世。何況那些財寶象馬。那麼。應當設什麼方法纔能夠將這珍寶帶至後身呢。只有將財寶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啊。福報資人。必定能夠至後世的。譬如面影現水中。好醜隨其面。今身正如面貌一般。如果今身行施戒慧的。後來便得好果。如果作惡行的。後來定受苦報。王上現在具有許多隨從宮人婦女臣佐吏民倡伎等。如其一旦命終。他們到時固然很悲戀的送到塚間。却是到了便回家。還有那個跟著去呢。這一切庫藏珍寶象馬輦輿園邑人民苑園遊處。也都不成一輩子的跟隨你。只得都捨去而獨行的了。但是有一樣。那

善惡業却始終緊緊的追隨著。真真一點都不會放鬆。當那臨終之時。喘氣粗出。喉舌乾燥。不能飲水。言語不了。瞻視不端。血脈斷絕。刀風解形。支節弛緩。機關止廢。不能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刺。實在是萬分痛苦。到了命盡的時候。只見前面佈滿了大黑暗。如墜深岸。獨遊曠野。好不孤單。那時只有積福做你的好親伴。好好的擁護著你。如果是爲後世打算的。其實應該趕快的修福啊。

真貧真富 田大莊嚴論

圓淨

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雖富是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

往時有一位優婆塞。被人譏訶爲最貧窮的人。那優婆塞平常却最樂佛所讚的知足之法。因此說道。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第一樂。說後。再對那個人講道。佛說知足便是富。你爲什麼稱我貧窮呢。須知不信三寶的人。雖有珍寶。却實在是貧窮的。能信三寶的人。雖沒有珍寶。却是第一的富足。現在我敬信三寶。以信爲珍玩。現在我的心很知足。對於財寶沒有一點貪著的想頭。別人雖然富有珍寶。到了布施之時。就不能夠一切捨去。我却一切都能捨。你以何因緣說我是貧

窮呢。而且富貴人的庫藏。固然豐富得很。可是盜賊水火都能夠把他侵奪了去。如果到了喪失的時候。他們便要生大苦惱。這種苦。決不是什麼良醫妙藥治得了的。我以信爲寶。誰能夠把他侵奪了。並且還心意坦然樂。無諸憂患苦呢。衆人聽說後。都贊歎道。善哉。真是正說。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從今已後。但有信心之人。雖無財寶。我們總稱他爲富者。至於一班人爲尋快樂。爲供給家室之用。因此苦集錢財的。這樣的樂處。不過只爲現身罷了。這信心之寶。是累世的。是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苦惱的。可知信爲第一財寶。那金銀珍寶。實在是災患之淵藪。守著他的人。就晝夜憂懼。怕人劫掠。兼有八危。以貪著故。累世受苦。具有信心的人。就不然了。他能夠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沒有信的。怎能得有這許多財呢。我有了這種信財。我便不愧在人前自言大富了。又能令心意如河箭一般地迅速趨向於善法。一切的功德都是以信爲使命的。這信財不特不會令人生貪嫉心。並且令人生歡喜心。不特不會被人劫了去。並且累世的追隨著。你想。任你保有若干萬萬的財寶。你能勝過信的巨富麼。

佛學寓言選錄

胡寄塵

寄塵居士編佛學寓言及百喻經淺說。佛學書局均有流通與法味同具妙諦。寓言體例與法味爲近。因選錄十九則。內容從同者概略焉。編者識。

近視的醫生

從前有個大國的國王。他生了重病。本國醫生都醫不好。後來聽說遠處小國裏有一名醫。善治百病。這小國原是隸屬於大國的。大國國王便發令徵醫。醫生來了。果然不久便醫好了王病。國王大喜。便又發令給那小國說。醫生治病有功。令小國國王重重的賞賜他。小國國王奉令照行。因此醫生家裏便變了富家。他的師母便變爲富家主婦了。但是醫生居留大國。還沒有知道這件事。自己心裏想想。我替大國國王治好了病。他是要怎樣酬報我啊。誰知等了許久。不見動靜。醫生心裏很不快活。便辭了大國國王回本國去。才走進國門。便看見田野間有許多的象。醫生問。這象是誰家之物。牧象的童子答道。這都是某醫生的象。因爲某醫生治好了大國國王之病。所得的酬報。醫生又走了一回。看見田野之間。有許多馬。醫生問。這馬是誰

家之物。牧馬的童子答道。這都是某醫生的馬。因為某醫生治好了大國國王之病。所得的酬報。醫生又走了一回。看見田野間有許多羊。醫生照前問那牧羊童子。童子答言也和前一樣。再走一回。已到自己家裏了。只見朱門華屋。非復嚮時。醫生問。這是何人之屋。守門的人答道。這便是你自己的房子。醫生進了門。只見有一婦人。徧身是錦繡珠玉。醫生不識。問這是何人。僕人答道。這便是師母。醫生至此。才恍然大悟。大國國王待我不薄。而自愧替王治病。不曾盡力。按凡人做了一件好的事。總有好的結果。不過有時候結果很遠。一時看不見。倘因一時看不見。便以為沒結果。這樣見識卑陋。豈不和這醫生是一樣的麼。我們讀了這醫生的故事。覺得可笑。其實我們自己像這樣醫生的笑話很多哩。

不自知的狂人

某處地方。在一定的時期內。要下一番雨。人家飲了這惡雨之水。便立刻要發起狂來。然惡雨一下。凡是江湖池沼。莫不侵入。所以一到這惡雨之期。全地方的人。也無一不狂了。發了狂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已。赤身裸體。以泥塗頭。雖在達官貴人。也都

如此。這時的國王。早知這是一件不好的事。他在惡雨下降之前。預先用木板將井口蓋好了。故惡雨並沒降入井內。在這期內。他只飲此井水。所以當衆人大發其狂的時候。國王清醒和平時一樣。但是衆人狂了。自己不知是狂。一見國王。反以國王爲狂。並說這事非同小可。應該趕緊救治。國王笑道。你們不必著急。我自有藥可救。國王說罷。立即走入裏面。飲了一杯惡雨之水。重走出來。竟如衆人一樣的發狂。衆人反大喜道。國王如今不狂了。如此過了七日。惡雨期過。衆人也一一清醒了。追思往事。好如大夢初醒。想到裸體塗泥。自己也不覺失笑。便重新著了衣冠。來見國王。這時國王本已清醒了。却故意的裸體塗泥。高坐於廟堂之上。衆人一見。不覺大驚。國王細細告訴他們。他們才明白了。按世人自己入了迷途。不知是迷。反以他人爲迷。自己做了錯事。不知是錯。反以他人爲錯。往往如此。安得有這樣的一個國王。一一喚醒人家的迷夢呢。

癡獸的王子

從前有一王子。在七歲的時候。便入山修道。入山之後。外面的事。一概不知。等到國

王死了。國人以為王子道德高尚。迎他下山。繼登王位。下山的那天。御廚裏備了很好的菜蔬。給王子吃。王子吃了。覺得有味。以為廚子的本領很大。能做這樣好吃的菜。因此無論需要什么物。都向廚子去要。國人聞說這話。都道王子是個獸子。按所見不廣。可笑可憐如此。

蛇之自殺

從前有一蛇。他的頭和他的尾子。自不和睦。互爭為大。頭對尾道。我有耳目。能聽能視。我有嘴巴。能飲能食。而且行時。是我在前。所以我應為大。尾子答道。因為我讓你看。你方能行。倘我不讓你行。我只管盤旋在樹木上。老是不動。你便一步不能行了。頭道。如此。你放我走罷。我便讓你為大。尾子聞言。立刻放了。頭又對尾道。既然是你為大。便聽你在前走。尾子在前。走不到幾步。便跌入火坑裏死了。按。不能互助。便是自殺。

獵人追鳥

從前有一獵人。張了網羅。去捕鳥子。鳥子來得多了。獵人將要收網。不料鳥多網輕。

大家一齊飛起。便將網也帶入空中去了。鳥子雖仍在網裏。網却浮在空中。獵人看得見。捉不著。然這獵人仍跟著那個網追去。走了許多路。覺得很吃力。旁人笑他道。網在空中走。你在地上追。追一百里。也是無益。獵人道。不是如此說。網裏的鳥子很多。大家一定不齊心。等到日暮求宿時。你要往東飛。我要往西飛。不多幾時。他自己一定要跌下來的。獵人如此說著。又追了一回。果然不出他所料。網從空中跌下來了。

藥哭聖醫

從前有一聖醫。名叫耆域。他精於治病。善於用藥。不論何種草木。一經他手的配合。皆可成藥治病。後來耆域死了。衆草木齊聲哭泣。說道。世無耆域。何人知我。或配合不宜。或輕重失當。雖有良藥。不能治病。豈不要辜負了我們的良材麼。這時候衆草木皆哭。獨有一草。名叫訶梨勒。他偏不哭。人家問他何故不哭。他道。無論何病。我皆能治。不須合配。不問輕重。有耆域於我無益。沒耆域於我無損。哭他做甚。

本來無身

有個行路的人。走到曠野地方。天色已晚。無處投宿。只尋得一間破房子。便走進去。姑且借住一宵。誰知睡到半夜。忽然長嘯一聲。來了一個惡鬼。負著一個死人來。放在地上。後面再跟了一個惡鬼。張牙怒目的向前鬼爭奪這個死人。爭論了好久。不得解決。前鬼忽然看見那寄宿之人。便向後鬼說道。我們不必相爭。好在有旁人爲證。你試問他。這死人是誰負來的麼。這時寄宿之人。早已駭得魂不附體。但是被鬼逼迫著問。不得不答。自己暗想道。說真話得罪了後鬼。說假話得罪了前鬼。無論如何。終不免於一死。還不如老老實實的說罷。因此便說這死人確是前鬼負來的。一言未了。後鬼大怒。一把拉斷他一隻手臂。丟在地上。前鬼忙將死人的手臂拿來補上。恰巧和自己的手一般。後鬼又拉斷他一隻脚。前鬼又拿死人的脚來補上。恰巧和自己的脚一般。後鬼又將他的頭丟下來。前鬼又拿死人的頭來補上。如此一件一件的將一個全身都換過了。兩鬼才吃了換下來的人身。分頭散去。可憐這寄宿的人。到了這時。真弄糊塗了。暗想眼見得父母遺體。都被兩鬼吃去。我現在所有的身體。並不是我自己的身體。我現在到底算是有身呢。還是無身。自己也不能知道。

胡思亂想了一回。天色已經大明。這人便尋了歸路回去。路上經過一廟。廟裏有許多高僧。這行路之人便將自己不能明白的事。一一告訴僧人。問問到底是有身呢。還是無身。僧人聞言。知道這人自知無我。已有幾分覺悟。便告訴他道。你不是到今天才無身。老早便已無身了。而且自從有你以來。你不曾有身。你試仔細一想。你當日的身體。你以爲真是你的身體。其實也不是你的身體。不過是地水火風混合起來。便成了一種幻像罷了。何曾真是你的身體呢。這人聞言。澈底明白了無身的道理。斷除煩惱。享受安樂。

黃金與毒蛇

當年佛遊異國。帶一弟子同行。走到荒野地方。看見地下埋有藏金。佛問弟子道。你看見這裏有毒蛇麼。弟子說。已看見了。他們師弟說話時。剛巧有一鄉人。跟在後面。聽見了這番話。向那邊望望。不是毒蛇。却是金銀。便悄悄的跑回家中。帶領家人前來。將那藏金取了回去。便成了一個大富翁。旁人見他暴富。少不得要疑惑他。這錢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後來調查明白。便向國王說道。這人所得藏金。應該輸入官家。

不得據爲己有。國王聞言。貪心頓發。立即下令捕人。這人被繫。立將所得藏金。完全獻了出來。但國王不信。以爲藏金尙不止此數。百般拷掠。備極痛苦。此人也只好忍耐。實在沒有多金再拿出來了。到後來國王吩咐左右。將他牽出去殺掉。一面又差人跟出去。看他臨死時有甚麼話。只見他臨死嘆道。當時佛說這是毒蛇。我不相信。如今才知道他的話不錯了。跟去的人。將這話報告國王。國王知他悔悟。確無餘金。竟赦了他的死。照此看來。黃金真是毒蛇。而此人臨死不死。仍是他能毀悔悟的緣故。

不知艱難

有一天。佛弟子問佛道。世尊出家學道。不過六年。便已成佛。原來成佛如此容易。佛道。這事你有所不知。我也和你說不明白。如今只說一個譬喻給你聽。你自己去玩味罷。從前有一位富人。家資數百萬。珊瑚瑪瑙金珠寶石。無所不備。只少却一粒赤珠。以爲美中不足。因此出了重價。向採珠爲業的人去訪求赤珠。利之所在。人人爭趨。雖則深入海底。九死一生。亦所不避。雖則刺身出血。以爲香餌。引誘老蚌。剖殼取

珠亦不以爲苦。只希望能得到一粒珠便已值得了。然常珠多而赤珠少。某甲如此採了三年。才採到一粒赤珠。大喜欲狂。誰知他同伴的人。見他獲得至寶。登時起了壞心。乘他不備。一把將他推入井中。奪取其珠而返。却不知井底另有一洞。通至他處。不多幾時。某甲見有野獸。從外面走到井底來飲水。某甲心知此路可通外面。趁野獸走回去的時候。便跟他走了出去。不多幾天。回到家中。尋著他的同伴。同伴見他入井復出。疑有神助。驚詫異常。某甲忙道。我如今已出井了。你們若將赤珠還了我。我也將前事丟開不提。你們若不還我。我再和你們交涉。這件事在你們賴也賴不掉的。同伴見他這樣說。便將珠還了他。某甲吃盡苦辛。才得了這一粒珠。自然把他看得很寶貴的拿回家去。他的兩個小兒子。無知無識。一見父親拿了赤珠回來。便搶著要那珠子來玩。他父親道。你們知道這粒珠子從甚麼地方來的呀。一個兒子道。從你衣袋裏來的。又一個兒子道。從你盒子裏來的。他父親聽了。不覺暗暗的嘆了一口氣。也沒有甚麼話可說。如今這個故事說完了。你們聽了這個故事。應該知道成佛也和採珠一樣罷。按吾中國亦有此種寓言。一老子問兩個兒子道。你

們天天吃飯。知道米是從何處來的麼？一子答道：米是個戶送來的一子答道：米是從倉裏取出來的。此寓言未見於何種記載。不過是父老互相傳說罷了。又五代時顏仁郁農家詩云：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銀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又同時蔣詒恭詠蠶詩云：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縷絲恨更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同是此意。

自古無不死之人

從前有一寡婦。只有一個兒子。一天。兒子死了。寡婦哭得甚麼似的。守在兒子墳前。不肯走開。要和兒同死。已經四五天沒吃飯了。佛見他這樣。很是可憐。便想法子來開導他。說道：老婆婆不必哭。我能叫你的兒子復活轉來。寡婦聞言大喜。說道：怎麼能叫他活轉來呢？佛道：待我焚香念呪。便能叫他復活。但是這焚香之火。要從沒死過的人家取來。才爲有效。否則無效。寡婦聞言。便徧向人家去取火。首先走到第一家。問道：你家死過人麼？那人家道：我家自先祖以來。皆死過了。寡婦不悅而去。到第二家。又是這樣的一問。那人家答道：自從先祖以來。皆死過了。寡婦又不悅而去。如

此走了三家四家。都是這樣的問。也都是這樣的答。所以他跑了半天。還沒有取到火。空手回來。將這情形。告佛知道。佛說道。無始劫來。從無不死之人。你今至此。應該可以覺悟了。爲甚麼希望你的兒子復活呢。寡婦聞言。立刻大悟。按生死關頭。有許多人都看不破。因爲生死關頭。看不破。便生出種種的貪瞋怨恨。造出種種罪惡。來。列子書中。也有一段說齊景公的故事。與此可以互相發明。現在節其大意如下。齊景公嘗游牛山。看見山河城郭。鬱鬱芊芊。不覺流涕嘆道。這樣好的江山。可惜我不能久坐。倘使自古無死。豈不好麼。如此說著。陪他遊的臣子。也一齊痛哭起來。獨有晏子。聞言大笑。景公問他何爲而笑。晏子說。倘使自古無死。這江山還是你的祖宗坐著。也挨不著你了。我見你這樣看不破。怎教我不大笑呢。景公聞言。不覺慚愧起來。

相隔很遠

從前有個小和尚。夜歸過晚。不得入城。便在城外長林豐草裏。坐待天明。不多一刻。來了一個惡鬼。要撕著小和尚吃。小和尚道。我和你相隔很遠哩。鬼道。爲甚麼很遠。

小和尚道：你吃了我。我生西天。你入地獄。相隔豈不是很遠麼。惡鬼聞言大悟。長嘯而去。

黃金殺人

佛與弟子同伴出遊。走了一回。佛忽避入草中。弟子問道：吾師爲甚麼不走正路。避入草中。佛道：那邊有賊。後面三人。將被賊害。停了不多幾時。後面二人走來。看見草中有一大堆金子。三人大喜。只因這時候行路已多。肚裏餓得熬不過。大家便商量定了。留二人在此守著金子。又一人往鎮上去買些食物來吃。那買食物的人。登時起了壞心。買了些毒藥放在食物中。意欲毒死二人。獨得此金。同時二人也起了壞心。商量合力打死了買食物的人。這金子可以少一人分得。等到食物買回來時。三拳兩脚。可憐買食物的人竟被打死了。餘二人飽吃一頓。不到一刻。藥毒已發。登時也都死了。三人互相殘殺。只爲著一大堆金子的緣故。金子豈不是和盜賊一樣可怕麼。

歌女乞牛

從前有個歌女。他向一位富翁討一隻牛。富翁無意給他。故意的難他道。你能日夜唱歌不停。唱滿一年。我便給你這隻牛。歌女道。這個很容易唱。但不知你可能聽。富翁道。我能穀說罷。歌女便唱起來。一連唱了三日三夜。富翁也聽了三日三夜。疲倦不堪。實在不能再聽下去了。立刻將牛給了歌女。教他不要再唱了。

癡婦人

從前有一婦人。和一男子私通。兩人捲了財物。相約私逃。走到河邊。男子對婦人說道。你讓我先將東西搬過了河。再來伴你過河。誰知男子一去竟不復來。婦人還坐在河邊守著。守了半夜。不見男子回來。剛見河邊有一狐狸。在那裏捕鷹。將要捕著了。忽然看見河裏的魚。便又丟了鷹去捕魚。到後來魚固不曾捕著。鷹也逃走了。婦人覺得好笑。對狐狸說道。你爲甚麼這樣癡。狐狸回說道。我固然癡。但你比我還要癡哩。

和尚遇見

從前有一和尚。在深山中。遇見一無頭之鬼。和尚說道。沒頭甚好。永遠不會頭痛。鬼

聞言立刻變了一個無身之鬼和尚說道。沒身甚好。不知痛癢。鬼聞言立刻又變了一個無手無脚的怪物。只有一頭。如車輪一般的滾來。和尚說道。這樣更好。沒腳不會亂走。沒手不會拏人家的東西。鬼沒法恐嚇和尚。只好任他去了。

三個得道的人

從前有三個得了道的人。聚在一處。大家互相詢問。何以得道。一個說道。我從前在園中。看見葡萄。結實纍纍。十分茂盛。但是一到晚間。就被人採完了。當時我便覺悟得萬事無常。因此得道。又一個人說道。我有一天在水邊靜坐。看見婦人來洗滌器具。他那手臂上所帶的金釧。互相敲擊。丁當作聲。當時我便想。聲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後來覺悟了。聲是因緣湊合而成的。世界一切的事。都是因緣湊合而成的。我就因此得道。又一個人道。我有一天坐在水邊。看見蓮花開得正盛。但不多一刻。來了一羣人馬。往水裏去洗澡。就把蓮花採了去。當時我便覺悟得萬物無常。因此得道。

多言的鼈

有一鼈居在湖裏。因爲天旱。湖水乾了。尋不到食物。就想遷居到旁的地方去。剛巧

這時候有一隻大鵠。立在湖邊。黿便向鵠商議遷居之策。鵠就用口啣黿。帶他往有水的地方去。剛經過城市。黿忽然開口問道。爲甚麼走了這許多時候。還不到呢。鵠聞黿言。開口回答。但一開口。黿就從空中跌落到地上。被街上的人捉去了。世上喜歡多說閒話的人。往往因言得禍。也就和這黿一樣。

國王出家後的快樂

從前有一國王。棄國求道。獨居深山之中。一天大悟。高呼快樂。旁人問他爲甚麼快樂。他答道。我在做國王的時候。天天憂慮。怕鄰國奪我的土地。怕本國人劫我的貨財。甚至於怕人害我的性命。終日憂悶。毫無樂趣。如今出了家。一切的憂慮。都沒有了。怎不快樂。所以禁不住就大叫起來。

道人怕蛇

從前有一道人。入山求道。那山中的蛇很多。道人怕蛇。不能安居。後來在一株樹下。把牀架得很高。才得安居。然昏昏欲睡。不能自支。這時候天神在天上看見他這樣。便有意來點化他。說道。道人。毒蛇來了。道人大驚。四處尋覓。却又不見一蛇。依然安

坐不多一刻。天神又呼道。道人。毒蛇來。道人四處尋覓。又不見蛇。不多幾時。天神又呼道。蛇來。如此鬧了半夜。道人恨極了。就埋怨天神說謊。天神道。你不看見有毒蛇盤在你身上麼。你身體上的蛇不先趕掉。還怕甚麼外面來的蛇。道人聞言大悟。知道「五陰」「六衰」就是毒蛇。當時一言點化。不到天明。那道人就得了道。

歎輪迴 苦未央 幸我佛 接慈航 把淨土莊嚴細講詳 度羣迷
出火坑 五濁內 好悽惶 痛三途 悲涼難狀 願個個都歸安養
端坐在蓮花臺上 俺啊 因此上爲衆悲傷 極口宣揚 呀 怎能
夠 把閻浮化成華藏

急忙忙浮生如電 痛煞煞輪迴千徧 浪滔滔苦海無邊 一心心誰
肯把彌陀念 最堪憐 無端愛慾牽 無常一到 祇恐風箏斷 四
大分離衆業纏 冤愆泥墮苦萬千 懸懸 極樂慈尊眼望穿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同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普消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甯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三千冊

△法 味 一冊▽

鑒定者 印 光 法 師

編述者 尤 雪 行

流通者 弘 化 社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藏版者 弘 化 社

蘇州護龍街南段
穿心街報國寺內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